

文学描写的析赞集

4

细节描写

中国写作研究会安徽分会
安徽大学中文系



一九八一年四月

说明

408379

描写，在记叙性文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作家的描写技巧，对于丰富写作课教学内容和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无疑是大有裨益的。然而，由于许多优秀的描写范例散见于浩瀚的作品中，不易找齐，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此，我们从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精选了各种描写范例，逐例加以评析，编成了这套《文学描写例析丛书》。

这套丛书共有《景物描写》、《细节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场面描写》七个分册。每册各收范例二百五十个左右，分别注明出处，结合原文内容逐例加以评析。各册均附专题论文一篇，系统地详细地介绍各种描写的要求和方法。由于各种描写是一个整体，各种手法与技巧也往往是相互交错的，因此，我们的分类肯定是不十分科学的。目前这种分类，仅仅是为了读者便于查找而已。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中国写作研究会安徽分会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四月

深化作品主题 反映生活本质

次日天未明时，刘老老便起来梳洗了，又将板儿教了几句话；五六岁的孩子，听见带了他进城逛去，喜欢的无不应承。于是刘老老带了板儿，进城至宁荣街来。到了荣府大门前石狮子旁边，只见满门口的轿马。刘姥姥不敢过来，掸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然后溜到角门前，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门上，说东谈西的。刘老老只得蹭上来问：“太爷们纳福。”众人打量了一会，便问：“是哪里来的？”刘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爷的。烦那位太爷替我请他出来。”那些人听了，都不理他，半日，方说道：“你远远的那墙畸角儿等着，一会子他们家里就有人出来。”（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年2月版第70页）

◆评析◆“满门的轿马”“门前石狮子”和“几个挺胸叠肚”，指手划脚的“坐在大门上说东谈西”的人显出了贾府的富贵豪华和威严气势，愈发衬托了刘老老的“不敢过去”，而“掸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溜到角门前”，“蹭上来问”几个细节，则不但生动有据，也更加反衬了贾府的威势显赫，两相对比，贫富之殊更加刺激了读者，于是细节里便包含了大主题。

（晴雯）忽闻有人唤他，强展双眸，一见是宝玉，又惊又喜，又悲又痛，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说

“我只道不得见你了！”接着便嗽个不住。宝玉也只有哽咽之分。……

（晴雯）气往上咽，便说不出来，两手已经冰凉。宝玉又痛，又急，又害怕。便歪在席上，一只手攥着他的手，一只手轻轻的给他捶打着。又不敢大声地叫，真真万箭攒心。

两三句话时，晴雯才哭出来。宝玉拉着他的手，只觉瘦如枯柴；腕上犹带着四个银镯。因哭道：“除下来，等好了再戴上去罢。”又说：“这一病好了，又伤好些。”晴雯拭泪，把那手用力拳回，搁在口边，狠命一咬，只听“咯吱”一声，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咬下，拉了宝玉的手，将指甲搁在他手里。又回手挣扎着，连揪带脱，在被窝内，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小袄儿脱下，递给宝玉。不想虚弱透了的人，那里禁得这般抖搂，早喘成一处了。

宝玉见他这般，已经会意，连忙解下外衣，将自己的袄儿褪下来，盖在他身上，却把这件穿上，不及扣钮子，只用外头衣裳掩了。刚系腰时，只见晴雯睁眼道：“你扶起我来坐坐。”宝玉只得扶他。那里扶得起？好容易欠起半身，晴雯伸手把宝玉的袄儿往自己身上拉。宝玉连忙给他披上，拖着胳膊，伸上袖子，轻轻放倒，然后将他的指甲装在荷包里。晴雯哭道：“你去罢！这里腌臢，你那里受得？你的身子要紧。今日这一来，我就死了，也不枉担了虚名！”

（《曹雪芹：《红楼梦》第七十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1011——1012页）

◆评析◆作者在这一段细节描写中，写出了晴雯倾心动人的吐诉，纯洁炽热的情怀，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这个“身为下贱”的少女，虽然对宝玉爱得极深，但更爱得纯洁，她恰恰是和宝玉没有见不得人的关系的，但却因为长得美丽而

又敢于在王夫人面前“立起两只眼睛骂人”便被王夫人无端骂作“妖精”，赶出贾府。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宝玉从她那里领略到的是生死不渝的爱情，更重要的，她喊出的“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是对王夫人、对贾府统治者、对整个社会的强烈的愤恨。这一段细节描写不但写出了她对宝玉的挚着无私忠贞不渝的爱情，也写出了她的强烈的“我不服”、“我控诉”，更使人从中看到了封建礼教的吃人的本质，引发起读者的无限的同情和深深的思索，收到了巨大的艺术效果。

赵姨娘也不答话，走上来，便将粉照芳官脸上摔来，手指着芳官骂道：“小娼妇养的！你是我们家银子钱买了来学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便上来打了两个耳刮子，……芳官捱了两下打，哪里肯依？便打滚撒泼的哭闹起来；……当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处玩，湘云的大花面葵官，宝琴的豆官……四人……便不顾别的一齐跑入怡红院中。豆官先就照着赵姨娘撞了一头，几乎不曾将赵姨娘撞了一跤。那三个也便拥上来，放声大哭，手撕头撞，把个赵姨娘裹住。……赵姨娘反没了主意，只好乱骂。蕊官藕官两个一边一个，抱住左右手；葵官豆官前后头顶住，只说：“你打死我们四个才算！”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的死过去。（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64年2月版第766——767页）

◆评析◆贾府里的阶级矛盾是尖锐深刻的，这一场撕打是唱戏的丫头们对于那些作威作福的主子们的公然的反道：

抗，曹雪芹选择的这一个细节，生动地展示了“各屋里大小人等都作起反来了”，它突出地关联着全书的反封建主题。

宝玉便走过山石后去，站着撩衣：麝月秋纹皆站住，背过脸去，口内笑说：“蹲下再解小衣，留神风吹了肚子。”后面两个小丫头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内预备水去了。这里宝玉……到了花厅廊上，只见那两个小丫头，一个捧着个小盆，又一个搭着手巾，又拿着泓子（一种润肤的香蜜——引者注）小壶儿，在那里久等。秋纹先忙伸手向盆内试了试，说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里弄得这冷水？”小丫头笑道：“姑娘瞧瞧，这个天，我怕水冷，倒的是滚水，这还冷了。”正说着，可巧见一个老婆子提着一壶滚水走来。……见了秋纹，忙提起壶来倒了些。……宝玉洗了手，那小丫头子拿小壶儿倒了泓子在他手内，宝玉泓了。（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680——681页）

◀评析▶这里并不是作者的无聊之笔，而恰恰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细节。怎样写出剥削阶级的富贵寄生生活？曹雪芹从不作泛泛的解说，却总是用一连串的细节生动地展示它。这里选择了一个宝玉小解的细节，这么的丫环婆子服侍，而宝玉还不是最追求这种生活的人。但正因如此，这个细节才更有力量，它引起人的联想和推理，由一斑而悉知剥削阶级寄生生活的全豹。它比起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一般性叙述，有着巨大的说服力量。

今年春天，老爷不知在那个地方看见几把旧扇子，回家来，看家里所有收着的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

各处搜求。谁知就有个不知死的冤家，外号儿叫做石头呆子，穷的连饭也没的吃，偏偏他家就有二十把旧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门来。二爷好容易烦了多少情，见了这个人，说之再三，他把二爷请了到他家里坐着，拿出这扇子来，略瞧了一瞧，据二爷说，原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樱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写画真迹。回来告诉了老爷，便叫买他的，要多少银子给他多少。偏那石呆子说：‘我饿死冻死，一千两银子一把，我也不卖。’老爷没法子，天天骂二爷没能为。已经许他五百银子，先兑银子，后拿扇子，他只是不卖，只说：‘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这有什么法子？’谁知那雨村没天理的听见了，便设了法子，讹他拖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这扇子抄了来，做了官价，送了来。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八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598页）

◆评析►为了几把扇子就弄得人家倾家荡产，既是反映了贾雨村这贫官污吏的手段，反映了贾赦的腐朽糜烂的生活，更是揭露了整个地主阶级的凶暴残酷，这样的细节，一石数鸟，击中要害。

王夫人在屋里坐着，见宝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现打炕上拉下来，蓬头垢面的，两个女人搀架起来去了。王夫人吩咐：“把他贴身的衣服撂出去，余者留下，给好的丫头们穿。”（曹雪芹：《红楼梦》第七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1005—1006页）

◆评析►晴雯一生，只度过了短暂的十六个春秋。她十岁的时候就被“富而好礼”的贾府的总管赖大家买来，成了

奴才的奴隶，后来，又被赖大家当作一件物品，“孝敬了贾母”。她在贾府做了六年的奴隶，结果却这样地被无端撵走，这里的一个“撵”字，既写出了晴雯被逐时的凄凉情状，更刻划了王夫人残酷无情阴冷狠毒的剥削阶级本性。

宝玉会过雨村回来……慢慢地信步走至厅上。刚转过屏门，不想对面来了一人，正往里走，可巧撞了个满怀。只听那人喝一声：“站住！”宝玉唬了一跳，抬头看时，不是别人，却是他父亲。早不觉倒抽了一口凉气，只得垂手一旁站着。（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395页）。

◀评析▶这个细节生动地写出了贾政和宝玉的父子关系实际上是猫鼠关系。

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这些东西？”丫环和媳妇一齐都说道：“怎么不是？岂但这个东西是，连我们这些人和这房子都是你太太家的”。老太太听了，把细磁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版38页）

◀评析▶这段描写，和范进中举后发疯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大笑道：“我中了”，热心科举；一个大笑道：“都是我的了”，热心物质。一个高兴得发疯，一个高兴得死了，对科举制度害死人的批判是何等尖锐、深刻。

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

报连登黄甲。”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端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来到集上，见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跳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版第32——34页）

◆评析◆范进是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听到中举的消息后，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欢喜得发了疯。全节“无一贬辞，而情伪毕露”。揭示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残害。

汪玉山出朝来问赵雄道：“汝怎生把这两句杜诗对答，中了天子之意？赵雄道：“门生并不知道什么叫杜诗，想是随肚腹中做出便叫肚诗也。”汪玉山道：“杜字不是肚腹的肚字，乃是姓杜的杜字。‘两边山本合，终日为规啼’即杜诗也。”赵雄道：“门生一世，并不曾读什么杜诗，请问杜诗是何人所作？”（周清原《西湖二集·愚郡守玉殿生春》转引自河北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卷十第76页）

◆评析◆堂堂西蜀太守赵雄竟把杜诗当作肚里做出的诗，看起来是笑话，实则是对坐享高官厚禄、胸中实无点墨

的封建官吏的讽刺，也是对封建社会的批判。

他在怀里掏出一个折子来递给我。我打开一看，上面开着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一个县名底下，分注了些数目字，有注二三万的，也有注七八千的。我看了虽然有些明白，然而我不便就说是晓得了，因问他是甚意思……他附着了我耳边，说道：“这是得缺的一条捷径。要是要想那一个缺，只要照开着的数目，送到里西去，包你不到十天就可以挂牌。这是补实的价钱；若是署事，还可以便宜些。”（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7月版第37——38页）

◀评析▶把官场当商场，明日张胆的买官卖爵。官场的腐败由此可见。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鲁迅《呐喊·阿Q正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7页）

◀评析▶连姓什么的自由权都可以被随意剥夺，真是做人之难，由此可推定阿Q周围环境的恶劣和封建制度的黑暗，究其不可姓赵的原因，关键在于不配，这一细节强有力地揭露了禁严的等级制度和以富穷定贵贱的社会风气。

妇人就不得已地站起来，向屋角上旋转了一周，一点也没有气力地对丈夫说：

“米缸内是空空的……”

男人冷笑了一声，答说：

“你真在人家底家里生活过了！米，盛在那只香烟盒子内。”（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节选自《短篇小说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240页）

【评析】“米，盛在那只香烟盒子内”，似乎有点滑稽可笑，却蕴藏着无穷尽的辛酸。在那个环境中，女人只被当作生育的工具、被蹂躏的对象。“妇人”被典给秀才归家后，是“一点也没有气力”了；“男人”的冷笑声中，充满了麻木、怨恨和无可奈何，这些细节，是直接为作品的主题服务的。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掀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鲁迅《头发的故事》见《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8页）

【评析】作者只精心摄取了几个细节，就幽默生动、含蓄深刻地揭示了“国民”与北洋军阀政府的微妙关系，表现了“国民”时“节日”、“国旗”的感情和态度，从而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某些原因。

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

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他们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因为老尼姑来阻挡，说了三句话，他们便将伊当作满政府，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尼姑待他们走后，定了神来检点，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鲁迅《阿Q正传》见《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9—110页）

◀评析▶寥寥几个细节，就勾勒出了几个投机革命者的丑恶嘴脸和恶劣行径，暗示了辛亥革命的局限（排满、革命队伍不纯），预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必然。

下午，他拣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鲁迅《呐喊·故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2页）

◀评析▶这一细节，除了给人以浓厚的生活气息而产生的真实感之外，还通过闰土拣走香炉烛台这一笔，沉痛地控诉了封建迷信对农民的精神毒害。

那朱三太连连摇手，就在铺面里的一张椅子上坐了，郑重地打开她的蓝布手巾包，——包里仅有一扣折子，她抖抖簌簌地双手捧了，直送到林先生的鼻子前，她的瘪嘴唇扭了几扭，正想说话，林先生早已一手接过那折子，同时抢先说道：

“我晓得了。明天送到府上罢。”（茅盾《林家铺子》）

子》节选自《短篇小说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45页)

◀评析▶朱三太有三百元的“老本”存在林先生的铺子里，按月来取三块钱的利息，可是最近林老板却拖欠了三月月，原说是到了年底总付，明天是送灶日，老婆子要买送灶的东西，故亲自来找林。林先生在想躲避已躲避不得时，便来应付。他的“早已一手接过那折子，同时抢先说道”的细节，反映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现实，同时，也将林先生这个人物的内心活动以及他的性格特点揭示出来了。

他父亲头上是一顶宽檐的青毡帽，身上是一件大青布棉袍。就在这宽大的帽檐下，小朋友伏在他的肩上，面向着我，雪花落在他的眉间，落在他的颊上。他紧闭着眼，脸上是凄傲的笑容——他已开始享乐他的奋斗！……（冰心《分》节选自《短篇小说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6月版第275页）

◀评析▶几乎是同时来到世间，却在十天后便有了两种不同的命运。与其说“小朋友”去“开始享乐他的奋斗”，倒不如说他开始在生死线上受熬煎了。雪花落处，“他”的眼、脸的表情，这些细节方面的描写，都突出了作品的主题。

顾成龙走出房来，这时小红和小云已闪到自己房门口，他向她俩瞟了一眼，小红避过脸去。顾成龙从楼梯上往下走，一面看着小红，一面随手把一朵含苞未放的鲜花一瓣瓣地撕下，一双脚正好在花瓣上践踏而过。（袁牧之《马

路天使》，见《五四以来电影剧本选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404页）

◀评析▶运用象征手法，暗示顾成龙凶残粗暴的性格和小红面临的柳折花残的危险处境，言简意深。

一群跟上大人逃难的小孩，挤到队伍中间，拉着战士们的手，问东问西。一个六七岁的小孩站在土坎上，一蹦就爬在周大勇的背上。……孩子们在周大勇眼瞳里看见了自己的模样，他抱住他的脖子，脸腮靠脸腮，高兴地喊：“叔叔，你眼里有个人人……”（杜鹏程《保卫延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

◀评析▶读着这一小段文字，我们看到了一幅生动真实的战争时代的生活画面。首先，孩子们亲热的举动，使我们感到这群娃娃与解放军战士的心都贴在一起了。作者用生动的细节描写，代替了枯燥的“军民鱼水情”的说教，更加真实感人。其次，这一小段文字还包含了更不同于一般军民情的深广意义。孩子们是“跟上大人逃难的”，路上遇到解放军，竟忘记了一切危险。解放军就是靠山，解放军来了，一切都好了。因此，他们才那样快乐，才会在逃难途中，高兴地发现叔叔“眼里有个人”。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的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的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象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的、密密的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

“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的瞟了一眼，低下头，还

是一针一针的缝。……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的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的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的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的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茹志鹃《百合花》，《延河》1958年3月号）

◆评析◆ 对于一个心脏停止了跳动的人来说，一切打扮、修饰都呈多余的了。然而，在《百合花》这篇充满了人性美的小说里，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依旧为牺牲了的小战士补衣服，甚至把自己新婚不久所盖的棉被放进棺材，这两个近乎痴呆的举动，倾泻了老百姓对解放军真挚的骨肉般的热爱！她针针线线缝进了群众对烈士的心意。她献上被褥，表现出了军民生死难分的血肉感情。

他把笔甩了半天才甩出一点墨水来，简单地写了一封介绍信，递给一个为首的学生。在他身后的一个女学生，见他枝不受使的钢笔，便从大襟上把自己的钢笔摘下来，冷不防塞到特务员（即警卫员——原注）的手里，迅速地钻到人丛里，等特务员抬起头四下张望时，早已找不见踪影了。

（慕湘《晋阳秋》解放军文艺社1978年第二版264页）

◆评析◆ 这是太原人民在火车站欢迎八路军北上兵车那个大场面中的一个小细节：一个女学生看见那位八路军首长

用的钢笔很差，立即摘下自己的笔塞给首长警卫员，并转眼不见了踪影。作者在那样阔大纷繁的场面中选取了这一细节，是突出人民对八路军的热爱以及对他们北上抗日的支持。

可是刚一回头，想用妒羡的眼光，再看一次他们无物无米的生活的时候，偏偏闯进视线里的，是一个小孩子，举起一双峥嵘的小拳头，咬着牙，在对他的脊背比试。大爷看了立刻全身都浸在冰里，从前心一直凉到了后心。（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作家出版社1956年11月版第53页）

◀评析▶这个小小的细节向读者暗示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严重对立。使“大爷”感到穷人的后生家是不好惹的。

一九六九年，在他的办公室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八十四岁的李四光说：当初毛主席曾经指示我们，地质部是地下侦察部。在整个工业战线上，地质部的任务是侦察。……我们是开路的先锋……咱们的工人有力量……今天的科学予言，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就不用这么长的时间了吧。说到这里，白发苍苍的李四光眨眨眼睛，笑了一笑，轻轻拨动他桌上一个地球仪，一下子使小小寰球急速地旋转起来。

（徐迟《地质之光》，《人民文学》1977年第10期）

◀评析▶这里，“一眨眼”、一微笑，表面上描述的是李四光的神情，但透过这段神情毕肖的文字，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和英雄气概以及对洋人的嘲笑揶揄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小小寰球急速旋转，象征着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急速的变化，近代经济技术落后的东方必将赶上并超过先进

的西方，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正以无可阻挡之势崛起在世界东方。因此，这个细节不仅丰富了人物形象，而且使文章主题鲜明突出。

……特别是遇到扎哈尔·莫罗左夫牵着一卷毛小狗走到院子里来，那条狗威武的翘起毛茸茸的尾巴，弯在背脊上，尾巴尖上用一块树皮拴着一个发白的圣乔治十字架，摇摇晃晃，工人看了都哈哈大笑。米隆看不惯这种胡闹，于是扎哈尔被巡警抓去了，小狗被契洪·符亚洛夫带走了。

（高尔基《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汝龙译，见《高尔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月版330页）

◀评析▶狗戴勋章，还“威武”，“摇摇晃晃”，真是一幅绝妙的讽刺漫画。它说明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反对沙皇统治的情绪。扎哈尔的被捕好象是不经意添上的尾巴，都含蓄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谁敢唱不同的调子？这样做的人如今又在何方？有一个季马·奥利茨基弃了权；他不是反对，——哪里敢反对！——只是在表决枪毙工业党成员时弃了权，立刻引起大喊大叫：‘叫他说明理由！叫他说明理由！’他站起来，用枯涩的嗓音说：‘我认为，从十月革命到现在快十二年了，应该找得到别的手段来制止……’啊，这个坏蛋！帮凶！特务！……到第二天早晨，格别乌一张通知把他传去。从此一辈子留在那里。”（〔苏〕亚·索尔仁尼琴著荣如德译《癌病房》第二部第三十一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一版，第592页）

◀评析▶季马不过仅仅是弃权，就立刻受到群起而攻

之，横遭秘密逮捕。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揭露了苏联历史上极左路线的狂热，深刻反映了个人独裁专制时代的生活本质。

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还竭力主张不要让绝望的病人久留。应当尽可能让他们死在院外——这也能提高床位周转率，对留下的人可以减少情绪上的影响，统计数字也将显得好看一些，因为他们不是由于死亡，而只是由于“病情恶化”而出院的。（〔苏〕亚·索尔仁尼琴著 荣如德译《癌病房》第一部第五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第82页）

◀评析▶ 仅此点滴描写，一以当十，因小见大，院长巴赫拉莫维奇的虚伪浮夸即见一斑，深刻反映了苏联社会生活。

显示时代背景 描绘典型环境

周瑞家的才出去领了他们进来。上了正房台阶，小丫头打起猩红毡帘，才入堂屋，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竟不知是何气味，身子就象在云端里一般。满屋的东西都是耀眼争光，使人头晕目眩；刘老老此时只有点头咂嘴念佛而已。……

刘老老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很似打罗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似的，却不住的乱晃，刘老老心中想着：“这是什么东西，有煞用处呢？”正发呆时，陡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倒吓得不住的展眼儿。（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73—74页）

《评析》这里的细节看似平常，其实大有深意。贾府的豪华富贵描述不尽，曹雪芹通过各种场面、运用各种手段从各个侧面描写它，互相补充，组成一个整体。这里安排的一个细节正是那整体的组成部分，它通过刘老老这个外人的眼见、鼻闻、耳听、身感，极其形象地写出了这一间房里的富贵气象，它使人想到若大一个贾府真正是“白玉为堂金作马”，而这一切，既从刘老老的外人身份的眼里看出，增强了真实感，又通过她的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吃惊，对比出不同阶级人们的生活悬殊，这样的细节才具有典型意义。

贾珍等至贾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贾珍在

前捧杯，贾璉在后捧壶，虽只二人捧酒，那贾琮弟兄等却都是一溜排班，随着他二人进来，见他二人跪下，都一溜跪下。宝玉也忙跪下。（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678页）

◀评析▶这是正月十五贾府唱戏时贾珍贾璉给贾母敬酒的场面，三两句话画出了一幅逼真的图画，写出了封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森严的等级制度。

……凤姐吩咐得一声：“供茶烧纸。”只听一棒锣鸣，诸乐齐奏，早有人请过一张大圈椅来，放在灵前，凤姐坐下放声大哭，于是里外上下男女接声嚎哭。（曹雪芹：《红楼梦》第十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158页）

◀评析▶一个“接”字，既活画出封建社会世俗奠礼仪式的一般特征，又独特地表现了贾府中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别开生面地塑造出了动人的形象。

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搏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鲁迅《彷徨·祝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页）

◀评析▶一个“寿”字，半副对联，书房的摆设，通过这三个细节，除了揭示出封建卫道士的代表，即鲁四老爷的

陈腐和虚伪外，也点出了他本身就是压迫摧残祥林嫂至死的封建势力的象征。

六斤的双丫角，已经变成一支大辫子了；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鲁迅《呐喊·风波》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3页）

◆评析◆“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是清统治者给予汉族人民的戒律。因此，辫子的兴衰，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清代以后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的状况。辫子在六斤头上非但未除，而且变大了，“十八个铜钉的饭碗”照常被使用，这些细节告诉了读者：辛亥革命终归失败，古久、停滞、愚昧、落后的思想和习俗，依然沉重地束缚着一切，箝制着人们的灵魂。这些细节就起了显示辛亥革命失败后江南农村典型环境的作用。

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镶边。（鲁迅《呐喊·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7页）

◆评析◆作者通过对兵丁服装简单的一笔描写，巧妙地交待了故事发生的时代是在清末。

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齐着船舷的菜叶和垃圾被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只船和那只船之间的空隙。（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鲤

篇小说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37页)

《评析》这是一段关于景物的细节描写，它有颜色，有动态，把河水肮脏、船重而多的情景写得十分形象，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同时，它更重要的作用，在于点出了当时社会鱼龙混杂、沆瀣一气的时代情景，人们无时无刻不感到强烈的窒息。

按照规矩，三位大人应该是三壶茶，三个茶杯，但他们同服务员争执半天，说他们只有两个人要吃茶，只留下两壶茶，两个茶杯。他们很懂节约，首先是姑母和丈夫吃，丈夫吃过以后把自己的杯子转给妻子吃，妻子吃过后又叫两个孩子吃。孩子们并不喝，只要吃菱角不要吃茶。母亲向他们动员说：“傻崽子，吃哉！这是二泉的茶，吃哉！”

(姚雪垠《惠泉吃茶记》，《1969——1979散文特写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97页)

《评析》这一段细节描写看起来有点啰嗦，实际上，是在反反复复的刻画中，写出了生动的生活情趣。两只杯子在五个人手中转来转去，为的是省却三杯茶钱，这就充分表现出这一家人的精打细算。更有趣的是，被大人们认为上品的“二泉茶”，孩子们并不欣赏，可做母亲的，又生怕孩子错过领略名胜的机会而百般动员，这番情景，我们在游览胜地时，不是常常见到么？作者将它摄入散文，就使文章显得活泼有味，富有生活气息。

林家。一只高脚香炉，一炷安息香，轻烟袅袅直上。

托盘中放着一碗凉了的稀饭，两碟小菜，一双乌木筷子端正地搁在碗上，未经动用。

一卷《离骚》跌落在方砖地上。（叶元、吕宕著电影文学剧本《林则徐》，中国电影出版社1978年版第62页）

◀评析▶林则徐虎门销烟，威远御寇，保国卫民，建立殊勋，反而被罢掉官职。这组细节便是剧本中关于林则徐花翎摘掉，官职被免之后场景的描绘。在这里，作者没借助一句旁白，直接道明他的心中所思所虑所忧所恨，而是以这一组细节侧面烘托他的复杂心理。此时无声胜有声。人们从那缭绕轻烟中看到林的无限激愤，从那未动的碗筷看到林焦虑万分，从那跌落的《离骚》上看到林忧心如焚，处境艰难。总之，人们从这些描绘林则徐住所环境的细节中，看到了这位爱国志士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摩天楼上霓虹灯光闪烁。霓虹灯组成的《白毛女》演出海报和美国电影《出水芙蓉》的广告形成鲜明对照。……解放后的革命歌声和爵士乐声此起彼伏……（沈西蒙、漠雁、吕兴臣《霓虹灯下的哨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17页）

◀评析▶这是此剧第二场描写场景的一个细节。它写得巧妙，以两张广告、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声音共存，从纵横两个方面，巧现了当时的典型环境，形象地告诉人们故事发生的特定地点——南京路上；特定的时间——刚刚解放；特有的时代特色——两个阶级同时存在。这样写来，简炼形象，生动深刻。

当地人民身高不到六英寸，所以其他动物、植物和树木的大小可以按照同样的比例推算出来，举例说吧，最高大的牛马都是四、五英寸高，绵羊大约有一英寸半高；鹅也只有

麻雀那么大，这样依次推下去，推到最小的东西，我简直就看不见了。不过大自然却能叫利三浦特人的眼睛能看见一切东西。他们看得非常清楚，可是看不多远。有一次我感到十分高兴能看到一位厨师拿着一只还没有平常苍蝇大的百灵鸟在捋毛，又有一次看到一位年轻姑娘拿着一根细得看不见的丝线在穿一枚小得看不见的针。这都说明他们对近处的东西有着锐敏的视力。他们最高的树木大约有七英尺高，我指的是御花园里的那几棵大树，我举起攥着的拳头刚好能够到这几棵树的树顶。蔬菜的大小也可以同样的比例推算出来，就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吧。（斯威夫特著张健译《格列佛游记》第一卷第六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40页）

◀评析▶纪游讲究真实，因此作者为了真实地再现小人国的地域风貌，便调动了一系列具体的数字和大家熟悉的事物来说明和作比喻。

推动情节发展 增强故事气氛

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抡起哨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定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原来打急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版第473页）

◀评析▶打断了哨棒这一个细节，道出了武松用力之猛，烘托出当时气氛的紧张，绘出了人虎斗的险状；棒断了，虎对人的威胁更为紧迫与可怕，借以引起读者急于看下文兴趣，因而使情节惊险、生动，并得以推动而向前发展。

林冲当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间挂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版第93页）

◀评析▶这一细节，真实细腻地表现了林冲的爱刀之心，为他后来答应跟高太尉比刀、误入“白虎节堂”而中计被诬陷埋下了伏线。

武松按住，将去割时，刀切头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时，已自都砍缺了。（《施耐庵罗贯中《水浒

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版第374页)

◀评析▶武松按住“夫人”头，直到割切不动时，才借着月光发现刀砍缺了。这一细节，有力地刻划出武松于“血溅鸳鸯楼”一场战斗中杀人之多、用力之强、冤仇之深以及复仇心之切，因而它既为武松形象增了色，又使故事情节更为生动、引人。

此时伺候的丫环因倒茶去，无人在跟前，贾璉不住的拿眼瞟看二姐儿。二姐儿低了头，只含笑不理。贾璉又不敢造次动手动脚的，因见二姐儿手里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手绢子摆动，便搭讪着，往腰里摸了摸，说道：“槟榔荷包也忘记带了来，妹妹有槟榔，赏我一口吃。”二姐道：“槟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

贾璉便笑着，欲近身来拿。二姐怕有人来看见不雅，便连忙一笑，撂了过来。贾璉接在手里，都倒了出来，拣了半块块吃剩下的，撂在口里吃了，又将剩下的都揣了起来。刚要把荷包亲自送过去，只见两个丫环倒了茶来。贾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将自己带的一个汉玉九龙佩解了下来，拴在手绢上，趁丫环回头时，仍撂了过去。二姐儿亦不去拿，只装看不见，坐着吃茶。

只听后面一阵帘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儿带着两个小丫环自后面走来。贾璉送目与二姐儿，令其拾取，这二姐亦只是不理。贾璉不知二姐儿何意思，甚实着急，只得迎上来与尤老娘三姐儿相见。一面又回头看二姐儿时，只见二姐儿笑着，没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手绢已不知那里去了，方放了心。(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十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838—839页)

◀评析▶在这个逼真的细节里，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贾璉的浪荡放肆和尤二姐软弱无主张，为后来尤二姐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这样的细节象扣子一样扣住了人物的前后命运，完全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堆砌。

觑着壁上贴得前后《出师表》各一张，乃是沈鍊亲笔楷书，贾石道：“这两幅字句揭来送我，一路上做个纪念。他日相逢，以此为信”。沈袞就揭下二纸，双手摺叠，递与贾石。贾石藏于袖中，流泪而别。（冯梦龙《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古今小说》第4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4月版第622页）

◀评析▶关于“出师表”在全文出现三处：第一处是文章的开始，第三处是文章的末尾部分中，第二处就是这里。贾石看见墙上的“出师表”，就很自然的想起了死去的沈鍊。因此，当沈鍊的儿子沈袞要和他离别时，他就要求沈鍊把“出师表”留给他作为纪念，并把它作为以后会面的希望。这就倾吐了他的深沉的感情。同时，这个细节的描写，为后来“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奠定了基础。

公子正当愁闷，十娘道：“郎君勿忧，众姊妹合赠，必有所济。”乃取钥开箱。公子在傍自觉惭愧。也不敢窥觑箱中虚实。只见十娘在箱里取出一个红绢袋来，掷于桌上道：“郎君可开看之。”公子提在手中，自觉沉重。启而观之，皆是白银，计数整五十两。十娘仍将箱子下锁，亦不言箱中更有何物。（冯梦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492页）

◀评析▶这段细节描写为下面的怒沉百宝箱埋下了伏笔，若李公子在乘十娘开箱时晓得了箱中的真实情况或从杜

十娘口中了解到她拥有巨资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有跳江悲剧的发生。

却说美娘睡到半夜，醒将转来，自觉酒力不胜，胸中似有满溢之状。爬起来，坐在被窝中，垂着头，只管打干哧。秦重慌忙也坐起来。知他要吐，放下茶壶，用手抚摩其背。良久，美娘喉间忍不住了，说时迟，那时快，美娘放开喉咙便吐。秦重怕污了被窝，把自己的道袍袖子张开，罩在他嘴上。美娘不知所以，尽情一呕，呕毕，还闭着眼，讨茶漱口。秦重上床，将道袍轻轻脱下，放在地平之上，摸茶壶还是暖的。斟上一瓯香喷喷的浓茶，递与美娘。美娘连吃二碗，胸中虽然略觉豪燥，身子兀自倦怠。仍旧倒下，向里睡去了。（抱翁老人《今古奇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2月版第120页）

◀评析▶没有这一细节，故事的大团圆结局是难以出现的。作者正是通过这一细节描写，表现了秦重忠厚、朴实，尊重妇女的美好品质，为莘瑶琴的由向往“王孙公子”到转变为决心“布衣疏食”，最终与秦重结成良缘，打下了坚实的楔子，预示和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原来这猴子一生受不得人气。他见三藏只管绪绪叨叨，按不住心头火发道：“你既是这等：说我做不得和尚，上不得西天，不必恁般絮叨恶我，我回去便了！”那三藏却不曾答应，他就使一个性子，将身一纵，说一声“老孙去也！”三藏急抬头，早已不见。只闻得呼的一声，回东而去。撇得那老长孤孤零零，点头自叹，悲怨不已，道：“这厮！这等不受教诲！我但说他几句，他怎么就无形无影的，径回去了？——罢！罢！罢！也是我命里不该招徒弟，进口口！如今欲

寻他无处寻，欲叫他叫不应，去来！去来！”正是舍身拚命归西去，莫倚旁人自主张。（吴承恩《西游记》第十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192页）

◀评析▶作者用了数笔勾画了悟空受不得批评和委屈的性格，正是给他以真实人的形象。同时通过这离师东去的细节，给人们留下一个悬念：即西行路上千难万险，悟空离去，唐僧何得前进？从而推动了故事情节的曲折发展。

……她就把那三张布子贴肉搵在胸前，抱着吃奶的婴孩似的静静儿坐着，动也不敢多动了。夜间，她抱着那三张布子到被窝里，把阿四赶去和多多头做一床。那布子上密密麻麻的蚕子儿贴着肉，怪痒痒的；四大娘很快活，又有点儿害怕，她第一次怀孕时胎儿在肚子里动，她也是那么半惊半喜的！（茅盾《春蚕》见《短篇小说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8月版85页）

◀评析▶三张布子的蚕茧寄托着全家人的希望，作者通过“抱着吃奶的婴孩似的”比喻以及“贴肉搵在胸前”、

“她抱着那三张布子到被窝里，把阿四赶去和多多头做一床”等举动的描写，既可以看出四大娘的惊喜之情，又为下文希望的破灭，增加了悲剧性与突然性。

稍许大一点，当然那还是很小的年龄，他如同其他的孩子们戴着一顶军帽似的，挂着好些铤质的荣誉军十字勋章，并且在街道上，扬扬自得地把手交给他母亲牵着，一面挺起他那个被红带子和金属的星型牌子所装饰的小小胸脯。

（莫泊桑著、李青崖译《勋章到手了》，见《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79页）

◀评析▶这个细节，极巧妙地写出了萨克勒门好虚荣和

“勋章狂”的性格由来之久，为他后来的性格发展奠定了基础，令人信服，也为情节开展预设了优笔。

……在她那件新制的蓝绸衣服的前襟上，发现一个香槟酒渍。

达莎忽然为那件衣服惋惜起来，也为自己浪费掉了生命惋惜起来，于是她手里拿着那条弄坏了的裙子，坐下来号啕大哭。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走到门口，可是一看见达莎只穿一件衬衫坐在那儿哭泣，便去招呼他的太太。卡嘉跑进来了，把衣服抢了去，大声说道：“嗯，这个嘛，一下子就会去掉的！”一面招呼蒙兀儿大帝，她拿着脑石油和热水进来了。

衣服弄干净了，达莎穿上，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在门廊里嘀咕着：“大家要知道，今晚是初演，可不要去晚了！”结果，自然已经去晚了。

达莎挨着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坐在包厢里，望着一个身量高大的男人，那个人粘着一络假胡子，不自然地睁大着眼，站在一颗扁平的树底下，向一个穿鲜艳的粉红色衣服的姑娘说：“我爱你，我爱你，”他一面捏着她的手。虽然这出戏一点儿也不悲，可是达莎却一直想哭，她怜惜那个穿鲜艳的粉红色衣服的姑娘，而且因为这一幕结束得一点不悲而烦恼起来。（阿·托尔斯泰著朱雯译《苦难的历程》第一部第六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0月第一版第57页）

◀评析▶达莎如饥似渴地需要爱情，可是总难以获得，于是渐变得多愁善感、触景伤情了。作者插入这个细节，为达莎后来独自闯入诗人贝索诺夫家里去表白自己的爱情，埋下了伏笔，说明她这可笑的举止，是内心矛盾冲突的必然。

烘托人物心情 透露人物心理

此时正是五月，那蔷薇花叶茂盛之际，宝玉悄悄的隔着药栏一看，只见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手里拿着根别头的簪子在抠土，一面悄悄的流泪。……只见他虽然用金簪画地，并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画字。

宝玉拿眼随着簪子的起落，一直到底，一画、一点、一勾的看个去，数一数，十八笔，自己又在手心里拿指头按着他方才下笔的规矩写了，猜是个什么字。写成一想，原来就是个蔷薇花的“蔷”字。宝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做诗填词，这会子见了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两句，一时兴至，怕忘了，在地下画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写什么。”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见那女孩子还在那里画呢。画来画去，还是个“蔷”字。——再看，还是个“蔷”字。

里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画完一个“蔷”又画一个“蔷”，已经画了有几十个。外面的不觉也看痴了，两个眼睛珠儿只管随着簪子动。（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365—366页）。

▲评析►这是《红楼梦》中一段著名的细节描写。这个女孩是贾府中买来学戏的，名叫椿龄，她爱上了管领她们的贾蔷，但她的卑下地位却又不容许她去爱，封建的等级和礼教也使她无法直接向贾蔷倾吐自己的爱情，于是一个人在这里地上画自己所爱人的名字。这一段“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的细节，用宝玉的话来评论最好：“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才这么个样儿。外面他既是这个样儿，心里还不知怎么熬煎呢！”

宝玉默默地躺在床上，无奈臀上作痛，如针挑刀挖一般，更热如火灸，略展转时，禁不住“暖哟”之声……这里宝玉昏昏沉沉……忽又觉有人推他，恍恍惚惚；听得悲切之声。宝玉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不是别人，却是黛玉。——犹恐是梦，忙又将身子欠起来，向脸上细细一认，只见他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不是黛玉，却是哪个？宝玉还欲看时，怎奈下半截疼痛难禁，支持不住，便“暖哟”一声，仍旧倒下；叹了口气，说道：“你又做什么来了？太阳才落，那地下还是怪热的，倘或又受了暑，怎么好呢？我虽然捱了打，却也不很觉疼痛。……”

此时黛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厉害。听了宝玉这些话，心中提起万句言词，要说时却不能说得半句。（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406—407页）。

◀评析▶这里通过宝玉挨打后，黛玉那“无声之泣”以及宝玉的故意撒谎，表现了他们互相痛惜互相关切的心情，强烈地表现了他们那深挚的爱情，这样的细节来自生活，使人一看就明白，而且含蕴丰富，感人肺腑。

这里黛玉仍旧立于花阴之下，远远的却向怡红院内望着。只见李纨、迎春、探春、惜春并丫环人等，都向怡红院内去过之后，一起一起的散尽了……抬头再看时，只见花花簇簇一群人，又向怡红院内来了。定睛看时，却是贾母搭着

凤姐的手，后头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并丫头媳妇等人，都进院去了。

黛玉看了，不觉点头，想起有父母的好处来，早又珠泪满面。少顷，只见薛姨妈宝钗等也进去了。……（黛玉）暗暗的叹道：“……今日为黛玉之薄命，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想到这里，又欲滴下泪来，不防廊下的鹦哥……长叹一声，竟大似黛玉素日吁嗟音韵，按着念道：“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紫鹃笑道：“这都是姑娘素日念的，难为他怎么记了！”（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五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417—418页）

三
◆评析◆ 宝玉挨打之后，贾府中上至贾母，下至丫环媳妇都一个个去慰问探看，而黛玉想起自己的孤苦身世，平日没有这么多人关心自己，她对宝玉的深厚爱情也没有父母为自己做主，心里涌起万千苦痛，作者安排她在花荫下远远地看着别人的幸福热闹，并插进一个鹦鹉学舌的细节，念出她平素自悲自悼的《葬花词》，更加烘托、激发了人物的悲苦。

宝玉听了，吃了一惊，忙问：“谁家去？”紫鹃道：“妹妹回苏州去。”……宝玉听了，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鹃看他怎么回答，等了半天，见他只不作声，才要再问，只见晴雯找来，……晴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红院中。……宝玉发热事犹小可，更觉两个眼珠儿直直地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给他个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倒了茶来，他便吃茶。众人见了这样，一时忙乱起来……李姆姆来了，看了半天；问他几句话，也无回答；用手向他脉上摸

了摸，嘴唇人中上着力掐了两下，掐得指印如许来深，竟也不觉疼。李姆姆只说了声：“可了不得了！”“呀”的一声，便搂头放声大哭起来。……

袭人……便忙到潇湘馆来……黛玉忽见袭人满面急怒，又有泪痕，举座大变，更不免也着了忙，因问：“怎么了？”袭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鹃姑奶奶说了些什么话，那个呆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话也不说了，李妈妈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个了！连妈妈都说中用了，那里放声大哭，——只怕这会子都死了！”

黛玉听此言，……“哇”的一声，将所服之药，一口呕出，抖肠搜肺，炙胃扇肝的，哑声大嗽了几阵：一时面红发乱，目肿筋浮，喘的抬不起头来。紫鹃忙上来捶背，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鹃道：“你不用捶！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是正经。”紫鹃说道：“我并没说什么，不过是说了几句玩话，他就认真了。”（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726—727页）

◀评析▶紫鹃为了试探宝玉对黛玉的感情，故意说了句黛玉要回苏州去的玩话，宝玉竟急痛迷心，昏死过去。黛玉听到宝玉“不中用了”的话，又吐翻了胃，喘嗽欲绝，众人也都忙乱哭闹，象真了死了人的一般。这样的细节对于表现他们相爱的真诚深挚，比让他们山盟海誓、说尽忠言笃语都更有表现力。曹雪芹善于通过描写细节来刻画塑造人物，表情达意，这一段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宝剑，右有一童子，手执尘尾。城门内外，有二十余百姓，低头洒扫，傍若无人。（罗贯中《三国演义》）

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07页)

◀评析▶这组细节，表现了诸葛亮在司马懿兵临城下时泰然自若、临危不惧的心理，若失去这样的细节描写，“空城计”便不会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司马懿正是看了诸葛亮这般神态、童子百姓的这般动作才中了空城之计的。

于是有一天，这全家的人们都到了希望底最高潮。屋里底空气完全地骚动起来。秀才底心更是异常的紧张，他在天井上不断地徘徊，手里捧着一本历书，好似要读得背诵那么的念去——“戊辰”，“甲戌”，“建寅之年”，老是反复地轻轻地说着。有时他底焦急的眼光向一间关了的房子望去——在这间房子内是有产母底低声呻吟的声音；有时他向天上望一望被云笼罩着的太阳，于是又走向房门口，向站在房门口的黄妈问：

“此刻如何？”……（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见《短篇小说选》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230页）

◀评析▶作者通过秀才的举动和言行，透露了他的望子心切的心情。他捧着一本书，不断地徘徊，嘴里还不断地说着“戊辰”、“甲戌”、“建寅之年”，这非常符合这位封建秀才的身份和独特的心理。

从此以后，她就永远没有看见金刀。刘阿娥说到这里，突然用手在眼睛前挥了一挥，好象在赶走一个什么也看不见的东西。

“死骨头，怎么烟得这样厉害！”她向灶堂里看了一眼，接着就转过身子去，从床头抽出一包什么东西，并且，悄悄地用手在眼睛旁擦了擦。（郑秉谦《柳金刀和他的妻

子》，《散文特写选1949—197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页）

1. **【评析】**作品中的柳金刀是一位为保卫渔民生活而牺牲的烈士，刘阿娥是他的妻子——一位普通的渔家妇女成长起来的女共产党员。当阿娥向朋友讲起自己的丈夫时，她很难过，分明是流泪了，但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意志强忍住，用“向灶堂里看了一眼”，“接着就转过身子去”这样一个动作和责怪烟气太大的话语来掩饰。她不愿让自己总是沉浸在悲痛中、所以，才“用手在眼睛前挥了一挥，好象在赶走一个什么也看不见的东西”，这就十分生动、细腻地表现了刘阿娥的心情。

正说着，一个光着脚丫、白白胖胖、大眼睛的孩子从包门口探进小脑瓜来。想进来，看见有生人，又有些扭捏。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孩子终于蹑手蹑脚地进来了。他猛地从我手里攫去那块糖，然后赶快象一只受了惊的小鹿般扎到阿尔坦的怀里。也许因为穿少了，孩子鼻孔底下淌着两条豆青色的龙，他就那么在阿尔坦身上蹭来蹭去，把他当作一副活双杠来盘。（肖乾《时代正在草原上飞跃》，《肖乾散文特写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

【评析】读着这一段生动的细节描写，我们活灵活现地看到了一个牧区儿童的形象，而且好象触摸到了那一颗幼稚、纯洁的心。你瞧，孩子多有趣呀，“想进来，看见有生人，又有些扭捏”，可他又具有十足的孩子气的大胆，“看见糖”，“终于蹑手蹑脚地进来了”，然后，“猛地从我手里攫去那块糖，然后赶快象一只受了惊的小鹿般扎到阿尔坦的怀里。”这些细微的动作，都十分典型地写出了一个孩子，

一个男孩子，一个牧区男孩子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

但是，这一段细节描写，更大的作用还在后面。孩子夺过糖，一头扎进阿尔坦的怀抱，已经告诉我们阿尔坦与这孩子必定有深厚的感情。而“孩子鼻孔底下淌着两条豆青色的龙”，“就那么在阿尔坦身上蹭来蹭去，把他当作一副活双杠来盘”，这就在无形之间，又宕开一笔，使我们想象到作品中的主人公阿尔坦在孩子面前那慈爱的面容。

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孙犁《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二》，《村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

◀评析▶ 妇女们为了探望亲人，满怀热望地从家里出发，结果是未遇而返，心里未免有些失望。这种不可言状的心情通过一“捞”，一“丢”。逼真地描绘了出来。这个细节紧扣人物的内心世界，进一步表现了他们对亲人深沉的爱，表现了他们真挚、淳美的内心世界，写得维妙维肖。

她把信折叠好，把相片夹进去，用墨合压在桌子当中。……她刚走到院子里，忽然对刚才自己的举动又后悔起来，“给人家留下相片，这多么冒昧！”于是，不待思索，她又急急地跑回去，把相片取出来，依然夹进自己的小本子里。（慕湘《晋阳秋》解放军文艺社1978年版第257页）

◀评析▶ “她”要离开心爱的人了，因而为他留下自己的照片。可是，少女特有的那种矜持、羞涩又促使她否定了前一行动，收回了照片。这一“放”一“收”很真切地凸现了这颗少女的心。

我发现他在镜前梳了一下头，我笑他一下子注意打扮了，羞得他用手又把头发弄乱了。（贾平凹《竹子和含羞草》，《收获》1979年第4期）

◀评析▶这一梳一弄，准确地表达了一个山区朴实青年初恋时，想取悦于自己的恋人而又不致外露，怕被人点破的心理状态。

德罗诺夫又是擤鼻涕又是咳嗽，往水池子里吐了一口痰，克里姆看见痰块正好就要落在一个白点上，或者落得离这一白点很近，而这个白点恰恰就是他克里姆的白制帽照到水里的影子。他离开水池子，注意地看了看伊万·德罗诺夫的脸。（高尔基著金人译《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第一部第四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5月版，第387页）

◀评析▶我们在生活中有这种体会：一个被你讨厌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可以是你讨厌的理由。这段描写，可见作者捕捉人物心理活动确实到了精细入微的地步。

他极想扮成一个善于殷勤招待来宾的主人，但一切动作都显得特别粗率。本来只须简单地把条凳往前一移就行，他却端起凳来，砰的一声往地板上一放，弄得这位女子，不禁为之一抖。（西蒙诺夫《日日夜夜》第六章，时代出版社1954年版第74页）

◀评析▶这个细节反映了沙布洛夫见到自己喜爱的安孃，因而感动的心情，透露了他想和她在一起的微妙心理。沙布洛夫无谈恋爱的经历和经验，见到自己所喜爱的女性就不容易控制自己的心情，这正是初恋的表现。

后来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也进来了，他穿着一套新的蓝色衣服，可是没有用领子。他头发乱蓬蓬的；在那歪到左边去的胡子上，挂着沙发垫子里的一根绒毛。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向达莎阴郁地点点头，开始狼吞虎嚥地吃起来。

停了一会，他把胳膊肘支在桌边上，用一个毛茸茸的大拳头撑住了腮邦，睁着一双视而不见的眼睛，定睛瞧着那一小堆摘下来的花瓣，用低沉的、几乎极不自然的嗓音说道：

“昨天夜里，你姐姐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

（阿·托尔斯泰著朱雯译《苦难的历程》第一部第三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0月版第23页）

◀评析▶作者紧紧扣住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吃饭时的穿着、神态、动作、语调等，细致入微地反映出他知道自己的妻子干了不贞洁的事以后，那种复杂的、苦闷难言的心理状况。不是嘛，这个平日十分讲究的律师，穿的是“没有用领子”的衣服，“头发乱蓬蓬的”，胡子上“挂着沙发垫子里的一根绒毛”，“阴郁地点点头”，“狼吞虎嚥地吃”，“视而不见的眼睛”，“低沉的、几乎不自然的嗓音”，请问，在这里还能用什么笔触比它表现得更细腻、更真切、更传神呢？

就在这当儿，他看见了达莎。她穿着一套蔚蓝色的春装，顺着人行道的边石，慢慢地走着，左手提着一包东西，摇啊晃的；一丛白雏菊在她那蔚蓝色的帽子上颤动着；她的脸，沉思而忧郁。她背后，一轮巨大的、毛茸茸的太阳，燃烧着春天的愤怒，从蔚蓝色的深渊中发出光芒，照耀着水

潭、电车轨道、玻璃窗、行路人的脊背，他们的脚、马车的轮辐和铜饰。

达莎仿佛就从这种蔚蓝色和光芒中走出来似的；她打他面前走过，在人群中消失了。伊凡·伊立奇朝她的背影望了很久。他的心慢慢地跳着。空气是浓郁的、芬芳的，直叫人头晕。（阿·托尔斯泰著朱雯译《苦难的历程》第一部第五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0月版第44页）

◀评析▶常言道爱人及物。伊凡·伊立奇内心深处爱慕着美丽的达莎，因而在他眼里，达莎所到之处，周围也都格外显得美丽，乃至空气中都渗透着她身上的芳香。这段细节对他内心爱恋之情的点缀，可谓妙笔生花。

她急匆匆地走出去，一会儿就拿了一盒火柴进来。她站在伊凡·伊立奇面前，动手划着，她抓在火柴的梢梢上，火柴可折断了。“你看我们家莉莎买来的是些什么样的火柴啊！”后来总算有一根火柴划亮了。达莎仔仔细细地将火苗凑到伊凡·伊立奇的纸烟上，火光照亮了他的下巴颏。……（阿·托尔斯泰著朱雯译《苦难的历程》第一部第三十一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0月版第274页）

◀评析▶这真是一段妙趣横生的细节描写。我们可以想象到，达莎见到了久别的情人后，欣喜若狂，竟兴奋地连火柴也划不着，左一根右一根，还责怪用人买得不好，多妙呵！

刻划人物性格 表现人物精神

自此，严监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不回头，诸亲六眷都来问候。……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娘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娘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的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为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记念。”他听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59—62页）

◀评析▶通过以上精心选择的细节，很自然地交待了严监生死的过程，使他得以苟延生命的不是大事未竟，而是灯草多用一根，入木三分地刻划出这个吝啬鬼的渺小的灵魂。

范举人先走，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吴敬梓

《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版36页)

◀评析▶不日之前，就是这位屠户还对女婿大为不恭，开口就斥，闭口就骂；而此刻却一变常态，“低着头”“几十回”地在后面去扯滚皱了的后襟，两相对照，逼真地刻画出胡屠户见风善变、趋炎附势的市侩嘴脸。

孔明流涕而答曰：“昔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须臾，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孔明大哭不已。

(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29页)

◀评析▶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他既爱将如命又严守军纪的必然。“流涕”、“大哭”的细节，于感人中尚杂有悬念的作用：虽说是处于马谡的被斩，更主要的是未遵先帝刘备的“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遗嘱。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此细节，使诸葛亮“鞠躬尽瘁”的高尚情操愈发鲜明地得到了表现。

一语未完，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没得迎接远客！”……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儿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只可怜妹妹这么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呢！”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又来抬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别再提了。”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了老祖宗

了，该打，该打？”又忙拉着黛玉的手问道：“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别想家，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也只管告诉我。”黛玉一一答应。一面熙凤又问人：“林姑娘的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屋子让他们歇歇儿去。”

说话时，已摆了果茶上去，熙凤亲自布让。又见二舅母问他：“月钱放完了没有？”熙凤道：“放完了。刚才带了人在后楼上找缎子，找了半日，也没见昨儿太太说的那个；想必太太记错了。”王夫人道：“有没有，什么要紧。”因又说道：“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这妹妹裁衣裳啊。等晚上想着再叫人去拿罢。”熙凤道：“我倒先料着了，知道妹妹这两日必到，我已经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来。”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29—30页）

◀评析▶细节是要为塑造人物服务的，这一段描写把凤姐的性格写活了。王熙凤在这里是第一次直接出场，曹雪芹安排了一系列的细节：人还未到，先听到她的笑声，使她“先声夺人”；接着便是她的一系列动作和说话，这一番表演，笼络了黛玉，体面了王夫人，，讨好了贾母，就是周围的丫环妇嫜们也会感到她演得夫衣无缝。更为有意义的是，这一段细节与后面的情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当读到因为看到了贾母、王夫人对黛玉的感情态度有了变化后王熙凤对黛玉的冷淡和设计暗算时，回味这一段，我们就会发现：熙凤在这里对黛玉的欢迎纯粹是为了巴结迎合贾母！于是，这个细节对塑造王熙凤的性格来说，就是十分重要和十分成功的了。

晴雯……一面说，一面坐起来，挽了一挽头发，披了衣裳，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进，实实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小一个竹弓钉绷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然后用针缝了两条，分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来，后依本纹来回织补。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不上三五针，便伏在枕上歇一会。宝玉在旁，一时又问：“吃些滚水不吃？”一时又命：“歇一歇”。一时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时又拿了枕头给他靠着：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吧，再熬上半夜，明儿眼睛捱揍了，那可怎么办？”

宝玉见他着急，只得胡乱睡下；仍睡不着。（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659—660页）

◀评析▶这个细节勾画出了多么美好的晴雯姑娘的形象！她和宝玉的友谊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到了“病补孔雀裘”时，我们看到的是她对宝玉的真正无私而又挚着的友爱，此时她在病中，孔雀裘又“不但织补匠”，连“能干裁缝、绣匠并作女工的”，“都不认的这是什么，都不敢揽”，独独一个晴雯把它揽过去，还是从床上挣扎着硬爬起来，“狠命咬牙捱着”地织补，这就不但体现了她的“勇”（这一回的题目里就称她是“勇晴雯”），还体现了她的“慧”，尤其是透出了她对宝玉的“情”，怪不得宝玉感动得手足无措，觉也睡不着了，也怪不得许多画家都据此画下了“晴雯补裘”图，这个细节原本是一个动人的画面！

正说着，只见一个小丫头笑嘻嘻的走来，说：“姑娘们快瞧，云姑娘吃醉了，图凉快，在山子后头一块青石板磴上睡着了！”众人听说，都笑道：“快别吵嚷。”说道，都走来看时，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磴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地围着。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忙上来推唤搀扶。湘云口内犹作睡语说酒令，唧唧嚷嚷说：“泉香酒冽，……醉扶扫——宜会亲友。”众人笑推他说道：“快醒醒儿，吃饭去。这潮磴上还睡出病来呢！”（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798—799页）

◀评析▶这个细节写得很美，它把湘云的娇憨之态、阔大之情都写了出来，醉中尚在行酒令更写出了她的心胸坦荡、好乐少愁的性格。

（鸳鸯）到贾母跟前跪下，一面哭，一面说……“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别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伏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剪了头发当姑子去！要说我不是真心，暂且拿话支吾，这不是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里头长疗！”原来鸳鸯一进来时，便袖内带了一把剪子，一面说着，一面回手打开头发就铰。众婆子丫环看见，忙来接住，已剪下半络来了。

（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六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576—577页）。

◀评析▶“胡子花白了又做了官的”贾母的大儿子贾赦要讨贾母的丫环鸳鸯作小老婆，鸳鸯抵死不从，这个细节不但写出了她的决心和反抗，也更使人痛恨贵族男人们的无耻和荒淫，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

却说春燕一直跑进院中，顶头遇见袭人往黛玉处问安去，春燕便一把抱住袭人说：“姑娘救我，我妈又打我呢？”袭人见他娘来了，不免生气，……这婆子……又赶着打。袭人气的转身进来，……一面使眼色给春燕。春燕会意，直奔了宝玉去。……那婆子见他女儿奔到宝玉身边去，又见宝玉拉了春燕的手，说：“你别怕，有我呢！”春燕一行哭，一行将方才莺儿等事都说出来。宝玉越发急起来，说：“……不许再闹！再闹，一定打了撵出去。”那婆子一一谢过去。（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九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769—760页）。

◀评析▶父母打子女是常事，别人回护也是常事，但宝玉是个十几岁公子哥儿，回护的又是自己的丫环奴才，他的侍妾袭人向春燕使眼色，春燕又直奔了宝玉去，这就把宝玉平素一贯偏护女孩儿的性格写活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印证了小说开头对宝玉偏爱女孩子的一般性交待，给人以深刻的感性印象。

（湘云说完话），众人听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宝玉笑道：“还是这么会说话，不让人。”黛玉听了，冷笑道：“他不会说话，就配带‘金麒麟’了！”一面说，便起身走了。幸而诸人都不曾听见，只有宝钗抿着嘴儿一笑。宝玉听见了，倒自己后悔又说错了话，忽见宝钗一笑，由不得也一

笑。宝钗见宝玉笑了，忙起身走开，找了黛玉说笑去。（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379页）。

▲评析▲短短的几句话里，有六个不同的笑：众人的笑是赞赏，宝玉的笑是亲切，黛玉的冷笑是妒忌，宝钗的“抿嘴儿笑”是乐祸，宝玉的“由不得也一笑”是解嘲，宝钗忙走开“找了黛玉说笑”是敷衍，各各不同，生动如画。

王家的等搜了一回，……挨次都一一搜过，到晴雯的箱子，因问：“是谁的？怎么不打开叫搜？”

袭人方欲替晴雯开时，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啾啾”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来。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儿，便紫胀了脸，说道：“姑娘，你别生气。我们并非私自就来的，原是奉太太的命来搜查；你们叫翻呢，我们就翻一翻，不叫翻，我们还许回太太去呢。那用急的这个样子！”晴雯听了这话，越发火上浇油，便指着他的脸说道：“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我还是老太太打发来的呢！太太那边的人我也都见过，就只没看见你这么个有头有脸大管事的奶奶！”（曹雪芹：《红楼梦》第七十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963页）

▲评析▲“抄检大观园”，是贾府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当王熙凤和王善保家的带领着浩浩荡荡的人马踏进大观园的时候，除三小姐探春外，人人提心吊胆，个个屏声敛气，千依百顺地任其搜检一番”，这时候只有晴雯直对着这个气势汹汹的阵势“闯进来”，她的公然的反抗和大声斥骂表达了奴才们久压在心的愤懑仇恨，发泄了心中的积怨。

这一段细节描写绘声绘色，人物性格鲜明，感情浓烈，使人受到极大感染，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又觉得似乎也随之出了几口闷气。

忽然人报娘娘差人送出一个灯谜来，命他们大家去猜，猜后每人也做一个送进去。四人听说，忙出来至贾母上房，只见一个小太监，拿了一盏四角平头白纱灯，专为灯谜而制，上面已有了一个，众人都争着乱猜。小太监又下谕道：“众小姐猜着，不要说出来，每人只暗暗的写了，一齐封送进去，候娘娘自验是否”。

宝钗听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绝句，并无新奇，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早猜着了。（曹雪芹：《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257—258页）

◀评析▶这个细节把宝钗的“会做人”和虚伪生动地表现出来了，她的“装愚守拙”的性格特点来自她的深隐的心机。

茶罢，佗请臂视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佗看视。佗曰：“此乃弩箭所伤，其中有乌头之药，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无用矣。”公曰：“用何药治之？”佗曰：“某自有疗法。——但恐君候惧耳。”公笑曰：“吾视死如归，有何惧哉？”……公饮数杯酒毕，一面仍与马良奕棋，伸臂令佗割之。佗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于臂下接血。佗曰：“某便下手。君候勿惊。”公曰：“任汝医治。吾岂比世间俗子，惧痛者耶！”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

公饮酒食肉，谈笑奕棋，全无痛苦之色。

须臾，血流盈盆。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公大笑而起，……佗曰：“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候真天神也。”（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645—646页）

◀评析▶这一段细节描写通过医生华佗、周围将士和关羽本人的言谈、动作、神态，着力渲染了一种壮勇惊人的环境气氛，突出地表现了关羽的勇敢坚毅，塑造了一个使人肃然起敬的勇士形象，读后令人瞪目，不能忘怀。

关、张在外立久，不见动静，入见玄德犹侍立。张飞大怒，谓云长曰：“这先生如何傲慢！见我哥哥侍立阶下，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云长再三劝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门外等候。（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第331页）

◀评析▶这里的细节是用来描写“三顾茅庐”的最后一顾的，从这些细节上，可悟出诸葛亮的不凡，他的出场，需千呼万唤之功，尤其是猛张飞的“一把火”性格，被豁然托出。

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尽，……管粮官任峻部下仓官王垕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垕的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垕大惊曰：“某实无

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屋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屋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十七回，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156页）

◀评析▶这样的细节精炼、深刻，用来塑造人物，真是以一当十，一下把曹操奸诈的性格刻划得入木三分。

操恐人暗中谋害己身，常吩咐左右：“吾梦中好杀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寝帐中，落被于地，一近侍慌忙覆盖。操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详惊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为操果梦中杀人。（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627页）

◀评析▶这个细节惊心动魄，把曹操的奸险歹毒一下子活脱出来，给人留下不能磨灭的印象。

众人先还发怔，后来一想，上上下下都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湘云掌不住，一口茶都喷出来。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只叫“嗳哟！”宝玉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却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掌不住，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座位，拉了她奶母，叫“揉揉肠子”。地下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姐妹换衣裳的。（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490页）

◀评析▶作者在这里写大家的“笑”，是《红楼梦》中著名的细节场面，每一个人的笑都神态不一，生动形象，使人如历其境，如见其人，仿佛也置身在他们中间，也受到他们的情绪感染了。

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于曹嵩。嵩责操。操忽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夫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回，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8页）

◀评析▶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几乎都不会忘记这个细节，因为它最充分地表现了曹操从小就“有权谋，多机变”的性格，选择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比一篇议论更有说服力地展现了曹操的内心世界，它深深的打动了读者，从这开卷第一回起，曹操的奸诈谋略就已跃然纸上，为以后的性格塑造放了一颗很响亮的开山炮。

那姓梅的道：“诗人岂可以没有别号；倘使不弄个别号，那诗名就湮没不彰了。所以古来的诗人，如李白叫青莲居士，杜甫叫玉溪生。”……又听那人道：“玉溪生是杜牧的别号，只因他两个都姓杜，你就记错。”姓梅的道：“那么杜甫的别号呢？”那人道：“樊川居士不是么。”……姓梅的道：“古风不长，显见得肚子里没有材料；至于对仗，岂可以不工！甚至杜少陵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我也嫌他那‘香’字对不得‘碧’字，代他改了个

‘白’字。海上这一般名士那一个不佩服，还说我是杜少陵的一字师呢。”忽然一个问道：“前两个礼拜，我就托你查查杜少陵是甚么人，查着了没有？”姓梅的道：“甚么书都查过，却只查不着。我看不必查他。一定是杜甫的老子无疑的了。”（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7月版267—268页）

◀评析▶玉溪生是李商隐的号，樊川是杜牧的号，少陵才是杜甫的号，而那些斗方名士却张冠李戴，把少陵、杜甫当作两人，说成是父子，就是这样的人却大颜不惭地自称为杜甫的一字师，这就深刻揭露了他们的愚蠢可笑，厚颜无耻。

……他在腰里掏出两个京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象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以为奇，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细细留心去看他写甚么字。原来他那里是写字，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的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舐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叫人家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里假装着写字蘸来吃。看他写了半天字，桌上的芝麻一颗也没有了。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象想什么似的；想了一会，忽然又象悟过来似的，把桌子狠狠的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你道为甚么呢？原来他吃烧饼的时候，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沫写字，总写他不到嘴里，所以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一拍，那芝麻自然露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

子，自然就到了嘴了。（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7月版44页）

◀评析▶抓住吃芝麻的行动细节，把既寒酸而又死要面子的旗人丑态刻划得有声有色，入木三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几令人捧腹。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
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鲁迅：《呐喊·阿Q正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版 第118页）

◀评析▶这一细节，突现了阿Q的虚荣心与精神胜利法，被判极刑者，一般总是丧魂落魄地胡乱画上一笔了事，而阿Q画押时，却真切地画出了阿Q自己的形象、自己的灵魂。

“这就是‘屁塞’，就是古人大殓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七大人正拿着一条烂石似的东西，说着，又在自己的鼻子旁擦了两擦，接着道，“可惜是‘新坑’。倒也可以买得，至迟是汉。你看，这一点是‘水银浸’……。”

“水银浸”周围即刻聚集了几个头，一个自然是慰老爷；还有几位少爷们，因为被威光压得象瘪臭虫了，爱姑先前竟没有见。（鲁迅《彷徨·离婚》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第156页）

◀评析▶屁塞，古人塞在屁股眼里的肮脏东西，道貌岸然的七大人却把它放在鼻子旁擦来擦去，爱不释手，这一细

节将他伪善、迂腐齷齪的灵魂暴露无遗。再者，几个头于“水银浸”下面的聚集，恰似一幅“如蝇逐臭”的群丑图。

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下腰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鲁迅《呐喊·孔乙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3页）

◀评析▶孔乙己把茴香豆分给孩子们一人一颗以后，孩子们却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怎么办呢？一面是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下腰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一面是：“直起身子看一看豆，自己摇头道：‘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孔乙己已经说过豆已不多了，却为什么又要直起腰再去看看豆呢？这是因为豆是不多了，但孩子们小脸却很可爱，要豆的愿望也很迫切，于是善良的孔乙己就又去看看他的豆了。就是这么简单的细节描写，即写出了孔乙己的善良，以及无可告语的寂寞，从孔乙己迂腐的性格发掘出闪光的东西。

周朴园：……你顺便去告诉凤，叫她把我樟木箱子里那件旧雨衣拿出来，顺便把那箱子里的几件旧衬衣也检出来。

鲁侍萍：旧衬衣？

周朴园：你告诉她在我那顶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没有领子的。

鲁侍萍：老爷那种绸衬不是一共有五件？您要哪一件？

周朴园：要哪一件？

鲁侍萍：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饭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

周朴园：（惊愕）梅花？

鲁侍萍：旁边还绣着一个萍字。（徐徐立起）哦，你，你，你是——

鲁侍萍：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人。

周朴园：哦，侍萍！（低声）是你？

鲁侍萍：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

周朴园不觉地望望柜上的相片，又望侍萍。
半晌。

周朴园：（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曹禺《雷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4页）

▲评析▲在话剧剧本《雷雨》中，这个细节寓意是很深刻的。是周朴园，这个弃旧喜新，一心追求名誉地位的家伙，把鲁侍萍投入了生活的火坑，但生活的折磨却又使周朴园已认不得当年的玩物，使人不禁愤然，这是什么世道！由于事实越来越明显，鲁的台词使周朴园由惊愕到恐惧、无可奈何。然而，恐慌在他心中毕竟是短暂的，阶级本能使他责问鲁侍萍，从而剥下了伪善的外衣，暴露了凶狠的性格。这个细节在推动剧情深入和发展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嘿！三个熟土豆，周大勇象看见酸杏子一样，几天来第一次感觉到口里有了滋味。……旅长递过土豆来，周大勇往起一站，伸手去接。因为起来得太猛，眼前突然一团黑，还啪啪地爆火星子。他连忙用手扶着墙，微微闭了一下眼睛，

当他睁开眼的时候，看见陈旅长脸色非常严肃，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他。周大勇望着墙壁盘算：首长们大约在地图边站了多半夜了，兴许米面屑也没沾口。这三个土豆准是陈旅长、杨政委和参谋长的口粮。……周大勇拿起一个土豆刚咬了一口，几个战士的影子闪在眼前：他们就是那昨天说：

“连长。饿啊，走不动了！”的人。……周大勇乏的象滩泥。他把土豆拿在手里，就头低在胸前睡着了。（杜鹏程《保卫延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75页）

◆评析◆ “三个熟土豆”，杜鹏程这一段细节描写，就是围绕它们展开的。三个熟土豆，真是太少了，可是，错综交织在它们周围的情感，该有多丰富，生活的内容又有多少啊！土豆是首长的饭食，他们“在地图边站了多半夜了，兴许米面屑也没沾口”，但是，首长却把它们送给了周大勇。周大勇此刻又累又乏，几天没有吃东西。但是，他刚咬了一口，却又想到了他的战士。作者用这三个熟土豆，一层一层地表现了解放军官兵之间深厚的阶级感情，这种描写手法在很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见到。

同时，杜鹏程同志用这“三个熟土豆”还不仅仅表现这一个内容。看见它们，“周大勇象看见酸杏子一样，几天来第一次感觉到口里有了唾沫”，表明周刚从一个十分艰苦的环境中走来，而他接到土豆却睡着了，则有力地说明他迫切需要的是休息。这样，看到上文周大勇坚决要求战斗任务，就不禁肃然起敬。

回到包扎所以后，我就让他回团部去。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走不几步，他又想起什么，在自己挂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

路边石头上，说：“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地走了。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茹志鹃《百合花》，《延河》1958年3月号）

◀评析▶作者似乎用不经意的手法信手写的这个细节，言简意赅，令人玩味不已。小通讯员临走给“我”两个馒头，却“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从而把他对同志的关心，对回团部的迫切心情和他的天真而略带羞涩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还可以通过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的野菊花和树枝，看到他对美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作者正是从不同的角度发掘出小通讯员闪光的内心世界，使人感到这个人物形象血肉丰满，真实可信。

双双又打断会计的话站起来发言，喜旺忙踩了一下她的脚。双双咽了一口气，忍耐着把头扭在一边不说了。会场空气立时紧张起来。

金樵解嘲地：“以后我得多参加点劳动。赶大车也行啊！”

会计：“是啊！谁不想参加劳动，就是没功夫啊！大伙看看给金樵家评几百分？”

双双这时发急地站了起来，喜旺忙又暗示地踩了她一脚，双双烦了，回踢了他一脚，只顾站起来发言。（李准《李双双》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评析▶这是电影文学剧本《李双双》中的一个细节，在影片中，它又是一个妙趣横生的特写镜头。由于特殊的环境，作为夫妻关系的双双、喜旺之间的分歧，只能在脚的活

动中表现出来。喜旺的“踩”，说明其胆小怕事；而双双的忍耐，特别是“回踢一脚”，则说明其心直口快，嫉恶如仇。这样就把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刻划出来了。寥寥数语，用之适当，既生动又能突出人物性格、主题，这就是细节的力量。

周大勇率领战士们跑了半里多路，占领了有利的地形。他一面让身边的战士们顶住敌人，一面派人收拢跑乱了的战士们。……猛的，趁着火光，他看见王老虎顺着土坎走过来。……他还边走边拔了一把草，擦手上的泥。他走到周大勇跟前，感觉到脚下有个什么东西，就扔掉手里的草，弯下腰，拣起一板子弹。把子弹在衣服上擦了十来下，装在衣服口袋里。（杜鹏程《保卫延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21页）

◀评析▶这是在激烈战斗中，这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一个战士竟然如此从容，他在火光中走来，却镇定地“拔了把草”“擦手上的泥”，他甚至还能够清醒地“感觉到脚下有个什么东西”，“弯下腰”，拣起来，并且不忘在衣服上擦了十来下。成功的细节描写，是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在这里，作者以几句话、几个动作，就刻划出王老虎那种沉着、稳定的性格特征，使人很容易就会体察到，这既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能够于炮火中不改常色，又是一个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的英雄。你看，他对子弹的爱惜，不正说明此时此刻，他那种克服困难，消灭敌人的坚定信念。

一个中年旅客要买五十四次到华县的车票。我告诉他，

五十四次在华县不停。他好象听不清：“嗯？”

我又说了一遍。他还是：“嗯？”

一连三、四个“嗯？”我火了，“你嗯啥？一边去！”
谁知他愣了愣，又把钱重新递进来：“我买到华县。”

我气得光想发脾气。看看（窗口）外面那么些旅客，又觉得不好。想了想，我也侧着头，“嗯？”

“我买到华县。”

“嗯？”

周围好些人哄地笑了。这个旅客明白过来，脸胀得通红：“你这是啥态度？”

“啥态度，”我说，“好态度！称称自己‘嗯’了多少声，我才‘嗯’了两声。你就不耐烦！”（莫伸《窗口》，《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

◀评析▶读罢这个细节，我们仿佛身临其境，亲眼看见一位工作不负责任、又不耐烦的售票员站在你的面前，亲耳听到其捉弄老实淳朴的中年旅客的呵斥声。诸如此类的细节，出现在文章里，能大大丰富和增强文章的表现力，显现出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冬天，她穿一身黑色棉袄裤，夏天穿一身蓝布裤褂，显得朴素大方。她这几天又做了一件蓝布褂，去找运涛写两个字儿绣上去。运涛问：“写什么字儿？”春兰说：“革命”。运涛问：“写这字儿干吗？”春兰把嘴一扭，说：“你甭管。”她拿回去偷偷把这两个字用白色的丝线绣在怀襟上。表示她一心向往革命，不怕困难。又表示她迎“新”反“旧”，勇往直前。正当药王庙大会上，她把这件新做的褂儿穿出去。这一下子，把个庙会哄起来：人们认得出来，是

运涛写的字。只要她一走到庙会上，年幼的小伙子们就一群群地跟着看，喊：“看革命呀！”睡不着觉的时候，就说：

“你想革命了？”有时候，她在大街上走过，小调皮鬼们赖皮馋眼地看着她喊：“革命！革命！”这时，她生了气了，冷不丁回过头去，瞪出眼睛说：“我革命，碍着你妈疼了？”

（梁斌《红旗谱》卷一，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37页）

◀评析▶ “革命是无产阶级最盛大的节日”。对于受尽了剥削压榨的春兰来说，砸碎万恶的剥削制度，翻身做主人，革命是一件多么令人神往的事情！因此，她以参加革命为光荣和骄傲，甚至不惜把坚定的信念绣在衣襟上，并穿在大庭广众之中。这个细节，较好地表现了觉醒了的中国劳动妇女对即将到来的革命洪流欢迎的态度，以及泼辣直爽的秉性。

他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抱着被窝卷儿，高兴得满脸笑容，走进一家小饭铺里。他要了五分钱的的一碗汤面，吃了他妈给他烙的馍。他打着饱嗝，取开棉袄口袋上的锁针用嘴唇夹住，掏出一个小红布包来。他在饭桌上很仔细地打开红布小包，又打开他妹子秀兰写过大字的一层纸，才取出那些七凑八凑地凑起来的，用指头捅鸡屁股、锥鞋底子挣来的人民币来，拣出最破的一张五分票，付了汤面钱，这五分票再装下去，就要烂在他手里了。（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11月版第99页）

◀评析▶ 这是该书“梁生宝买稻种”一节精彩的一个细节描写。它紧紧扣住梁生宝在饭铺里吃饭时表情、动作，准确地刻画了一个节俭朴素、乐于吃苦的合作化带头人的形

象。他穿着是那样低劣，饭食是那样简单，但“他却高兴得满脸笑容”，“打着饱嗝”……这种为集体办事，不图舒适，不求排场的崇高品行，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钦佩。同时，梁生宝那恨不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举止以及对梁生宝怀揣的人民币来源的描写，也真实地显示了农民刚刚组织起来时，底子薄、资金少，节约一分一秒关系到农业生产和互助组巩固和发展的社会生活画面。

生宝划着一根洋火，观察了票房的全部情况。他划第二根洋火，选定他睡觉的地方。划了第三根洋火，他才把麻袋在砖漫脚地上铺开来了。

他头枕着过行李的磅秤盘，和衣睡下了，底盘上衬着麻袋和他的包头巾。他掏出他那杆一巴掌长的旱烟锅，点着一锅旱烟，睡下香喷喷地吸着，独自一个人笑咪咪地说：

“这好场地嘛！又雅静，又宽敞……”（柳青《创业史》第一部上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100页）

◀评析▶我们曾经以梁生宝吃饭的细节为例，说明其如何表现了梁生宝的品行、显现了他的形象。而这个细节，则是对上一细节的补充，从其“住”的方面，较好地完成了对梁生宝大公无私、艰苦朴素形象的塑造。

……他这时就象乡下一般下力人一样，用左手三个指头端着一只大黑瓦碗，余下的无名指和小指扣着两个杂面蒸馍，右手拿着筷子。又端着一碟辣椒蒜汁，走到院中，同亲兵们和老营将士蹲在一起。（姚雪垠《李自成》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126页）

◀评析▶这是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描写农民起义

领袖李自成吃饭的一个细节。字数虽不多,但对李自成形象的刻划,起到了有力的烘托作用。从他那娴熟的、宛如乡下农民的举止和低劣的饭食上,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生活上艰苦朴素不求奢侈的可贵品质、身份以及与将士之间十分融洽的关系。

他正要开口说话,一点灰尘从屋里上的燕窝中落下来,落在他左边的袍袖上。……于是他用右手轻轻地掸去灰尘。随即他捋了一下清秀的长须,开始讲话。(姚雪垠《李自成》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一卷上册第104页)

◀评析▶这是该书中描述洪承畴神态动作的一个细节。身为兵部尚书、陕西三边总督的大人物,洪承畴在关系到朝廷安危的潼关南源血战前夕的关键时刻,处于接见陕西文武官员的肃穆气氛之中,依然“从容自若”,“面不改色”。短短的文字,揭示出这位督师大人温文尔雅的背后隐藏着狼毒奸诈,雍容镇定的背后隐着色厉内荏的心理状态。真可谓“残荷一叶秋色现”。

七子把手榴弹送到妻子跟前,七子嫂就在丈夫手里掀开它的盖,拉出它的弦,两人用全力使劲拥抱在一起,手榴弹紧挤在他们的心窝上。夫妻对视了一眼,象是互相最后记住对方的模样。听着哧哧的导火线的燃烧声,他们紧闭上了眼睛……(冯德英《苦菜花》解放军文艺社1978年版第100页)

◀评析▶这是该书描写七子夫妻壮烈牺牲的一个场面细节,它歌颂了他们为革命事业在死的面前毫不畏缩,一直战斗到停止呼吸为止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那种真挚、崇高

的爱情。只有这样的爱情，才是最圣洁、最伟大的，才能给读者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突然之间，有如闪电一般，杨靖宇的骏马来到徐铃木身边。他高高地举起马鞭，向这家伙的头上挥去，但在这一瞬间他抑制住这猛烈的一击，鞭子只在头上挥舞了一个大圈，剧烈地劈开空气，发出尖利的声响。突然拨转马头，那马前蹄高高扬起，悬在徐铃木的头上。杨靖宇怒喝了一声：“坏蛋！给我抓起来！”（李克异《杨靖宇》见《电影创作》1980年第5期）

◀评析▶暗藏の日伪奸细徐铃木煽动人们搞“共产”，杨靖宇飞马赶到。由于他质朴刚猛、嫉恶如仇，不自主地把鞭子挥了过去；由于他毕竟过了多年的戎马生活，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而行事老练，因而他的鞭终于没有落在徐铃木头上，而只是“悬”着的，这两个细节被选用在杨靖宇身上，贴切而传神。

那吕招才可热情极了，一见面，就同春萌行“特别握手礼”，先是左手，再又右手，行礼时还把对方的手高高拉起，以致对方的长袖筒往肘弯里滑下去。究其目的，他是先要看春萌带什么名牌表的下放干部，……（谢璞《无边的眷恋·牛府贵婿》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0月版第41页）

◀评析▶吕招才将“对方手高高拉起”是有目的的。由此可见吕招才那种势利、世俗的眼光，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

西天上正铺着一片金光灿烂的晚霞，把老泰山的脸映得

红彤彤的。老人收起磨刀石，放到独轮车上，跟我道了别，推起小车走了几步，又停下，弯腰从路边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车上，才又推着车慢慢走了，一直走到火红的霞光里去。他走了，他在海边对几个姑娘讲的话却回到我的心上。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杨朔《雪浪花》见《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月版第219页）

◀评析▶这个细节的描写，充分反映了老泰山人老心不老，象年轻人一样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绪，展示了“老泰山”开朗乐观的精神面貌。

喜旺从地上爬起来正要出气，却被双双上去扭住他说：“走！咱们去找老支书说理去！就是兴你这样；我参加大跃进你不愿意，你嫌不舒坦，不善气，故意找我岔子，你这是啥思想！走！”

喜旺本来想狠狠地揍她两下子，可是听双双这么说，自己知道理短。何况今天这个事，又是他故意给双双穿小鞋。因此他也不敢再打她了，更不敢和她同去见老支书。他急忙挣脱两只手，站在大门跟前故意气昂昂地说：

“你去吧！你前边走，我后边跟着！”

他话虽是这么说，自己却先溜了。出去把门反扣上。

（李准《李双双小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8页）

◀评析▶有着严重的“大男子主义”思想的喜旺，在逆来顺受的“喜旺家”或是“小菊她妈”面前可以作威作福，但在理长气正的“双双”面前则是色厉内荏了。因此，当双双要拉着他去见老支书时，他虽仍要摆出“气昂昂”的架

子，但私下里却是悄悄地“先溜了”。这一充满喜剧性的细节把喜旺外强中干的个性暴露无遗。“把门反扣上”的点缀，更是神来之笔，使得整段文字大添异彩。

吃饭时候，秀兰端上了饭。老定把脸扭在一边看都没看。秀兰说：“爹！看凉了，吃吧。”他象没听见。停了一会儿，他忽然向东山娘说：“我不吃了，我去集上吃肉哩！”他说着抓住几个馍，气呼呼地说：“我给谁省哩，我把八股套绳都打断了，还落不下好！”他眼睛一翻一翻地瞪着秀兰，秀兰脸朝着墙在暗暗地笑。

老定确实到集上吃了一顿。不过他没有吃肉，他只吃了一碗豆腐汤煮馍。（李准《不能走那条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9页）

五
◆评析◆勤俭了一辈子的宋老定一气之下突然要去“集上吃肉哩”，可是，结果“只吃了一碗豆腐汤煮馍。”小小的一个细节就活脱脱地刻划出宋老定这个出身贫苦的老农民的性格特征，可谓“画龙点睛”之笔。

一心一意地搞数学，搞得他发呆了。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还问是谁搞了他？（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版第61页）

◆评析◆短短两句话，把陈景润那种边走路边思考问题的神态勾勒得维妙维肖，形象地表现了他那特有的精神状态和行动。使人看到，他已经“把全部心智和理性都奉献给” $(1+2)$ 的证明上了。

马县长十分小心地双手紧抱着钱包，唯恐被人抢去。他

向周围左右察看了一下，找了一个自己认为比较安全的角落坐下，急剧地盘算着这笔钱如何处理。他后悔刚才不该在郭松面前暴露，但现在已无法遮掩了，只有忍痛拿出一部分才能避免发生其他意外。于是，他又站起来，走得远远的，离开一切的人眼，警场地蹲下来，迅速地解开钱包，拿出了几叠钞票。刚刚包好，他又犹豫起来，便又迅速地解开钱包，把已经拿出来的又包进去两叠。（慕湘《晋阳秋》第38章，解放军文艺社1978年版571页）

◀评析▶国民党的太原县长马某，是一个醉心升官发财的人，在困难当头的时刻，“官”看来是升不成了，但“财”字决不丢手。你看他“双手紧抱着钱包”，又是盘算，又是后悔，为避免发生意外，连找了两个避人的角落，才“忍痛”拿出那么几叠钞票。更为精彩的是：在一番“犹豫”之后，他又迅速地解包放回两叠。这真是力透纸背，一个一头钻进钱中的灵魂跃然纸上。

乔斯已经在加尔各答买了几件背心，在当地算得上数一数二的漂亮，可是他觉得走进伦敦之前，非得再买一两件橱窗里摆着的新背心不可。他挑了一件绣着金色蝴蝶的红缎子背心，一件红黑方格上加白条子的丝绒背心，一个反卷的硬领，一条鲜艳的领带，还买了一只金别针，是一扇五根栅栏的小门，一个粉红色的珐琅人骑在马上正在跳进去。他认为在走进伦敦的时候，非有这个排场不可。（萨克雷著杨必译《名利场》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744页）

◀评析▶这个细节描写充分表现了乔斯这个纨绔子弟碌碌无能的心理，表现了他那贵族公子的情趣和虚荣心。

谢惠敏感到张老师神情有点异常，忙把那本书（《牛虻》——摘录者）要过来翻看。她以前没听说过，更没看见过这本书。如见里头有外国男女讲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唉呀！真黄！明天得很批这本黄书！”（刘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评析▶谢惠敏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在“四人帮”极左路线、愚民政策下产生的另一类“畸形儿”。她不同于小流氓宋宝琦，她单纯幼稚，缺乏思考，盲目信从，眼界狭窄，是非模糊，而自以为最正确最革命。这些畸形的精神特征典型地表现在谢惠敏对待《牛虻》的态度中。这一细节，对于刻画谢惠敏的形象，无疑是点睛之笔。

达莎撑起胳膊肘，将下巴颏搁在手上，用一根小手指抹了下嘴唇。她眼睛里流露出笑意，可是他觉得很可怕——这对眼睛是这样惊人的美丽：又灰色、又大、又冷静。伊凡·伊立奇弄得惊惶失措，把菜匙一忽儿弯过来，一忽儿弄直。

（阿·托尔斯泰著 朱雯译 《苦难的历程》第一部第五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10月版 第38页）

◀评析▶站在美丽、活泼的少女达莎面前，伊凡·伊立奇动心了，可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还感到羞涩、恐慌不安。作者捕捉他一刹那的神情和一个动作，典型地写出了他耿直、憨厚的性格特征。寥寥几笔，使得人物形象绘声绘声，仿佛立在我们眼前。

本区的教士来给他做临终法事的时候，十字架，烛台，和银镶的圣水壶一出现，似乎已经死去几小时的眼睛立刻复活了，目不转睛的瞧着那些法器，他的肉瘤也最后地动了一

动。神甫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唇边，给他亲吻基督的圣像，他却作了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十字架抓在手里，这一下最后的努力送了他的命。（巴尔扎克著、傅雷译《欧也妮·葛朗台》见《〈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

◀评析▶临死还想抢取金器，作家用刻刀似的笔锋把葛朗台贪婪凶残的性格雕塑般地凸现了出来。

桃丽娜 我要对你说……

答尔丢夫（从衣袋里摸出一块手帕）哎哟！天啊，我求求你，未说话以前你先把这块手帕接过去。

桃丽娜 干什么？

答尔丢夫 把你双乳遮起来，我不便看见。因为这种东西，看了灵魂就受伤，能够引起不法的念头。（莫里哀著、赵少侯译《伪君子》，《外国戏剧选》（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270—271页）

◀评析▶异于常人的举动出自异于常人的性格。作者选取典型细节，把答尔丢夫的虚伪面目和丑恶灵魂揭露无遗，嘲讽之意不言而喻。

伽诗兰笑得把肚子挤着桌子；马慈笑得弯了腰，如同要把身躯退到壁炉里去似的；毕多雷笑得跺脚，咳嗽，摇着右手，如同沾了水似的；博瓦寒尔虽然向来总把可笑的事当作可哀，这回也笑得不能呼吸了。（莫泊桑著李青崖译《遗产》，见《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73页）

◀评析▶抓住各种人物不同的笑态反映他们不同的身分

地位、经历、性格，含蓄别致。

从前我们城里有个垂危的商人。他临死时叫人给他端来一碟蜜，把他所有的钱钞和彩票就着蜜一古脑儿吃到肚子里，让谁也得不到。有一回我正在一个火车站检查牲口，正巧有个马贩子摔到火车头底下，压断了一条腿。我们把他抬到候车室里，血汨汨地流，样子真是可怕，可是他老求大家找回他的腿，老是着急；原来那条压断的腿所穿的靴子里有二十卢布，他深怕那点钱丢了。（契诃夫著、汝龙译《醋栗》，见《契诃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694页）

◀评析▶实可令人拍案称绝！寥寥数语，入木三分地突出吝啬人的自私和爱钱胜过爱命的本质，语近夸张却又可信，堪与《儒林外史》中描写严监生临死前挑掉一茎灯草才断气的细节媲美。

桌子上放着一部打开了的拉丁文书籍，页边留着宽阔的空白，菲谢尔森博士在上面用印刷体小字写满了注解和批语。这部书就是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菲谢尔森博士研究这部著作已经有三十年了。（艾·巴·辛格《市场街的斯宾诺莎》方平译《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评析▶《市场街的斯宾诺莎》是获得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犹太作家辛格的代表作。它含蓄而巧妙地讽刺了违反人性的禁欲主义。作者用桌子上放着写满注解和评语的《伦理学》这一细节，简炼地交代了主人公的身分，点明菲谢尔森博士是斯宾诺莎禁欲主义思想的最虔诚的信徒。

一星期一次，菲谢尔森博士戴上了他那阔边的黑帽子，一手提着篮子，另一手拿着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到市上去采购食品。在轮到他购买以前，他等候着，把《伦理学》打开来。（艾·巴·辛格《市场街的斯宾诺莎》方平译《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

◀评析▶上街买东西都要带着《伦理学》，利用买东西前的间隙还把书打开，可想而知，小说主人公对斯宾诺莎哲学沉缅到什么程度。辛格正是用这个生活细节揭示了菲谢尔森愚腐的书呆子性格，也使人们从侧面看到了他的贫困、孤独和毫无生趣的生活。

皇帝骑在马上俯视着他，狄德利希摘下帽子，嘴张得大大的，可是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因为他突然停住，脚下一滑，扑通一声跌到一个水坑里。……狄德利希从水坑里怔怔地望着皇帝的背影，嘴一直还张着。（亨利希·曼著、傅惟慈译《臣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62页）

◀评析▶狄德利希疯狂地崇拜皇帝的权势，他见到威廉二世时“嘴一直张着”的神态把他的这一奴才本性充分暴露出来了。

“我走了，娜达莎，”他说。“你先别急，我先借住在多尔科夫的别墅里。这样做很有必要。这样，你心里就会轻松一点……现在，跟我在一起，你心里不好受，这我理解……别这样折磨自己吧，娜达莎……已经发生的不愉快，我们谁都没责任。至于马特维，我一定要找到他……要是他活

着，我非找到他不可。再见了，娜达莎。……”

他在门边，呆了一会，仔细倾听着。卧室里静悄悄的，
只有一点声音。

在离开家门以前，他（叶戈里雪夫）把花瓶里的花拔出来，扔到了垃圾箱里。他不喜欢枯萎了的花。（戈洛索夫斯基《爱》王庚虎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62页）

◀评析▶作者通过叶戈里雪夫对花的态度形象地揭示了他的性格——宁愿没有爱情，也不要枯萎了的爱情。这个细节描写以画龙点睛之笔达到了以一斑而窥全豹的目的。

只有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被他们这种无聊透顶、不合时宜、迹近犯罪的笑声气得义愤填膺。他决定马上叫他们清醒清醒！他在考虑以什么姿迎接医生最合适；结果选定曲腿斜倚这种姿势，想必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苏〕亚·索尔仁尼琴著 荣如德译《癌病房》第一部第四章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第66页）

◀评析▶医生查病房时，卢萨诺夫居然在考虑以什么姿态迎接医生最合适。作者抓住这一细微的心理、举动，用点睛之笔，漫画式的夸张，刻划讽刺了卢萨诺夫这个自负庸俗的官僚。

有些年份的果子把树枝都压弯了，佃户们拿去喂猪，于是葛朗台对拿依说：“吃呀，拿依，尽吃。”（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7页）

◀评析▶吝啬是葛朗台性格的主要特征，但有时他似乎也很大方。你看，当果子压弯树枝，庄稼人用来喂猪的时候，

他“慷慨”起来，要仆人拿依尽量吃吧。这样做，既可显示他大方，更重要的是，拿依吃饱果子可以节省粮食。巴尔扎克用这个细节不仅揭露了葛朗台的伪善和精于心计，而且还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者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极不平等的关系。

一般地说，盖拉新的性情是严厉的，一本正经的，他喜欢什么事情都有秩序；连公鸡也不敢在他跟前打架，否则，它们就该倒霉了！他马上捉住它们的腿，把它们当轮子一样在空中转它个小来回，然后朝各方向抛出去。（屠格涅夫《木木》 见《外国短篇小说》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0月版129—130页）

◀评析▶不同的人物自然有不同的举止；相同的举动发生在不同的人物身上又带有不同的意味，盖拉新的行动并非恶作剧，这恰恰是他希望一切都和平相处性格的体现。

寄托作者爱憎 抒发作者理想

英台出嫁马家，行至安乐村路口，忽然狂风四起，天昏地暗，与人都不能行。英台举眼视看，但见梁山伯飘然而来，说道：“吾为思贤妹，一病而亡，今葬于此地。贤妹不忘旧谊，可出轿一顾。”英台果然走出轿来，忽然一声响亮，地下裂开丈余，英台从裂中跳下。众人扯其衣服，如蝉脱一般，其衣片片而飞……变成两般花蝴蝶。（冯梦龙《古今小说·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4月版418页）

◀评析▶这化蝶一节，生动地表现了梁祝生不能成婚配，死也要为夫妻的真挚感情，表现了封建社会男女青年对自由幸福爱情的追求。

华大妈跟了他指头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夏瑜烈士之坟——摘录者）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

……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华大妈忙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鲁迅《呐喊·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35页）

◀评析▶鲁迅在小说结尾处精心安排了这一细节，造成了异峰突起的气势，耐人寻味，发人深思。“花环”具有象

永的象征意义，它寄托了革命者对先烈的哀思，象征革命者不畏强暴、前仆后继的顽强精神，给人以振奋的力量。

母亲眼前还是夹在草中的那棵还未开花的苦菜。苦菜虽苦，可是好吃，它是采野菜的小姑娘到处寻觅的一种菜。苦菜的根虽苦，开出的花儿，却是香的。母亲不自觉地用手把苦菜周围的杂草薅了几把，她自己也不明白她这样做，究竟是为了让采野菜的女孩子能发现这棵鲜嫩的苦菜，还是想让苦菜见着阳光，快些长成熟，开放出金黄色的花朵来？

（冯德英《苦菜花》解放军文艺社1978年版第142页）

◀评析▶这段富有诗意的细节描写，表现了母亲对革命的深挚情感和崇高的品质。正是千百万革命母亲的血肉抚育了中国革命，使这棵象征着中国革命的苦菜，在今天开放出鲜艳、芬芳的花朵。母亲爱抚苦菜的举止，同样也象征着她对自己子女，对每一个战士，对整个八路军的爱，对革命深深的同情！

狄德利希等了好久也不见有仆人来，最后却把武尔科夫家的那只大得怕人的狗等来了。这个畜生鄙夷不屑地望了狄德利希一眼，从他身边走过去，就开始用爪子抓起门来。屋子里马上有了回音：“施纳普斯！进来！”——这只短毛大狗立刻就把门弄开了。因为它忘记把门关上，狄德利希也大着胆子跟了进来。冯武尔科夫先生正坐在写字台前的一团缭绕的烟雾里，脊背象一堵山墙似地对门。

“日安，专员大人。”狄德利希行了个曳足礼说。“啊哈，施纳普斯，你也学会说话了么？”武尔科夫头也不回地问道。他把一张纸折起来，慢腾腾地重新点了一根雪茄。

……”。（亨利希·曼著傅惟慈译《臣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347—348页）

◆**评析**◆冯·武尔科夫喜剧性地把狄德利希当作狗的细节描写，是对狄德利希的奴才本性的讽刺和挖苦，可以看出，作者对这种奴才人物是多么憎恨啊？

“打针的情况确实很好”，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也说，他对自己的刚强表示满意。“可是这里的环境，卡芭…环境太糟了！”于是，这里的种种可恶、丧气的事情，从叶甫列姆和食骨者起，一齐涌上心头。他不知道这满腹牢骚打哪一件开始倾吐才好，结果却痛心地说：“要上个单人厕所也没有！真把我憋死了！这里的厕所根本不隔成一间一间！谁都看得见谁”。

（使用公共澡堂和公共厕所不可避免地有损干部的尊严。在工作单位里，卢萨诺夫总是到另外一层楼去上厕所，不用公共厕所。）（〔苏〕亚·索尔尼仁琴著荣如德译《癌病房》第一部第十三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第242—243页）

◆**评析**◆卢萨诺夫的特权思想使他处处要显示出高人一等的架式，他痛恨抱怨自己在医院中落到了和一般人平等的地位。作者通过卢萨诺夫怨怪没有单人厕所可上这一细节的描写，尖锐地讽刺鞭挞了卢萨诺夫的庸人嘴脸。读后令人喷笑不止，抒发了作者对官僚特权思想的憎恶感情。

暴风雨把剩下一些残迹的观礼台和首长帐篷上的黑白红三色纸旗吹成碎片，漫天飞舞。每个士兵的脸上都挂上了这种标志。

环绕着人民公园的遍悬着黑白红三色旗的篱笆经不住排山倒海的人潮已经弄得支离破碎，倒塌在地上。（亨利·曼著傅维慈译《巨仆》上海译文出版社1929年版第498—499页）

◀评析▶威廉一世纪念象揭幕典礼上狂风暴雨大作，淹没了这一切，把这“黑白红三色纸旗”也撕碎了，这意味着“神圣帝国制度”的必将灭亡。

用细节来写人物的肖象神态

只见贾母已带了一群人进来了，李纨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兴，倒进来了，我只当还没有梳头呢，才掐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说，一面碧月早已捧过一个大荷叶式的翡翠盘子来，里面养着各色折枝菊花，贾母便拣了一朵大红的簪在鬓上；因回头看见了刘老老，忙笑道：“过来带花儿。”一语未完，凤姐便拉过刘老老来，笑道：“让我打扮你。”说着，把一盘子花，横三竖四的插了一头。贾母和众人笑的了不得。（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484页）。

◀评析▶刘老老进了大观园，是被当作给“生来就是享福的”贾府主子们取笑逗乐的材料的，凤姐给她插花的细节充分暴露了她的寻穷人开心的丑恶动机。

黛玉因向宝玉道：“你走不走？”宝玉也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同走。”黛玉听说，遂起身道：“咱们来了这一日，也该回去了，”说着，二人便告辞。（曹雪芹：《红楼梦》第八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102页）

◀评析▶这个小小的细节把宝黛的亲密和宝玉酒后的昵态都写活了。“也斜”二字更是细致传神。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

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吓，赶快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象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鲁迅《呐喊·故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9页）

◀评析▶这里，无论是语言细节、肖象细节还是动作细节、修辞性细节，用得都极为贴切，都能够有助于对杨二嫂这个“豆腐西施”的性格刻划。

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了。

（鲁迅《呐喊·故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0页）

◀评析▶作者通过对闰土的衣着和手的细节描写，具体地显示了旧中国的农民所受“兵、匪、官、绅”长期折磨的苦难。毡帽是破的，棉衣是极薄的，手象松树皮，这里，有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挚的同情，有对黑暗社会的谴责。

总理底身材长短正合乎“读书人”底度数，体质底柔弱也很相称。他那玄黄相杂的牙齿，很能表显他是个阔人。若不是一天抽了不少的鸦片，决不能使他底牙齿染出天地的正色来。（许地山《在费总理底客厅里》见《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0月版187页）

◀评析▶作者从费总理那玄黄相杂的牙齿上点出他的阔和奢来，这倒是很别致的。

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张天翼《华威先生》见《张天翼小说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64页）

◀评析▶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积极主张“用几句话就把一个人或一件事表现得特点分明。”张天翼对华威先生外貌的细节刻划，也正是以寥寥几笔就勾勒了这样一个自以为是，故弄玄虚，实则轻浮浅薄的人物形象。

把一只铺盖，一个网篮，用洋车拖进处长公馆里的时候，炳生先生袋里只剩了块把钱。他打算吃住在梁处长公馆里。可是梁处长抬起头，眼珠从鼻尖两旁射下来，眉毛中间打三条皱纹。（张天翼《皮带》见《张天翼小说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1页）

◀评析▶炳生是梁处长的一个穷亲戚。作者并没有直接点明梁处长对这个不速之客的打扰所表示的轻蔑、讨厌和为难，但从对他那滚动的眼珠和眉头上的三条皱纹这些细节的描写上，谁体会不到呢？

她吃完了饭，换上新衣服、新首帕、绣花鞋、镶边裤，又擦了一次粉，加了几件首饰，然后叫于福给她备上驴，她骑上，于福给她赶上，往区上去。（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节选自《短篇小说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235页）

◀评析▶四十五岁的三仙姑，如此打扮，难怪后来区长见了也说：“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象个人不象？”连门边站

着老乡的一个十来岁的小闺女也嘻嘻地笑了。通过这样的细节描写，三仙姑便成了名副其实的“三仙姑”，决不会变成“别一个”。

只是当刘宗敏遭到官兵埋伏的火炮手和弓箭手突然射击时，他的眉头猛地跳动一下。（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154页）

◀评析▶这是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描写潼关南原大战初始的一个细节。李自成把中军人马隐蔽在一个士兵后面，他自己不露声色地观察部队同官兵激战的情况。……这眉头的“猛地跳动”，真切传神，意味深长。它蕴藏着一位身经百战沉着镇静的农民军领袖对自己亲密战友的关怀，对部队将士的悼念以及对全军命运的担心，是“情动于中而形于外”的表现。可谓眉虽一跳而思接千军，涵义十分丰富。

我一直跟着他进了他家院子。他媳妇正在炕上纳鞋底子，一看见他进来了，喜的连忙下了炕，接过他挑被子的枣木棍儿。

我又故意大声说：“嫂子，这可好啦，永淮哥调到山里来啦！”

她脸上本来是挂着笑的，这时猛地一愣，眼珠子一转，可也没说什么。（秦兆阳《王永淮》，《散文特写选1949—197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

◀评析▶秦兆阳的这篇散文记叙了一个干部从县里调到艰苦的山区以后，带领群众建设山区的模范事迹。以上这个细节，就是在描写他到家时，妻子的心情变化。从“一喜”“一愣”“眼珠子一转”三个表情动作上，表现了永淮回家的

突然，调回来这件事情的更突然，也表现了聪明的妻子对丈夫的想念、体贴。虽然丈夫调到山区工作使她很意外，但她也深知山区工作的艰苦，可是“眼珠子一转”，她又知道了丈夫的心意，于是“没说什么”。

他（约翰·巴雷伯爵）本人每次走到十来步，非把那套穿得不合身的衣裳端整一下不可。他可是看了一件背心？只要想到那双皮鞋里包着的东西就已经使我害怕，那双摩破了的白袖头的边缘完全是黑了的，正和那些指甲一样。

（莫泊桑著李青崖译《堂倌，来一大杯》，见《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404—405页）

◀评析▶以人物衣着显其思想性格、身世境遇。颓退消沉，未言而已自显。正属以表写里，以有形写无形之妙用。

父亲，穿上方襟大礼服，戴上丝光高帽子，套上手套，伸起胳膊给母亲抱着，母亲插戴得花花绿绿象是一艘过盛节的海船挂着各种旗子。姊姊都是早已打扮好了的，专心等候出发的信号，不过，到了最后的那一刹那，总有人在家长的方襟大礼服上头发见了一个忘了的油迹，于是不得不赶忙用一块浸着汽油的破布头儿去擦掉它。

（莫泊桑著、李青崖译《我的茹尔叔》，见《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38页）

◀评析▶礼服上油迹屡见，家境之贫困拮据、捉襟见肘自可揣知。

在尼古拉叶夫斯基铁路的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碰见了。胖子刚刚在火车站上吃完饭，嘴唇上粘着油，发亮，跟熟透的樱桃一样。他冒出白

葡萄酒和 fleur d'orange(法语：香橙花)的气味。瘦子刚刚跳下火车，拿着皮箱、包裹、硬纸盒。他冒出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契诃夫著、汝龙译《胖子和瘦子》，见《契诃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7页）

◀评析▶嘴唇上的油迹和气味，可谓至小至细，作者却借此交待出两人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遇，使人了然于心。

不知什么缘故，不论冬夏，他总穿一件皮大衣，只有遇到很热的天气才不出门，坐在家里。他照例穿着那件皮大衣，裹得严严的，竖起衣领，在村子里溜溜达达，顺着通到火车站的大路散步，或者从早到晚坐在教堂门口附近的凳子上。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契诃夫著、汝龙译《在峡谷里》，见《契诃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796页）

◀评析▶以穿衣、呆坐等细节，使人体味出“他”的麻木不仁、行将就木，一笔勾勒，以少胜多。

万卡把写满字的信纸迭成四折，放进一个昨天晚上化一个戈比买来的信封里面……他想一想，拿钢笔蘸了蘸墨水，写上地址：

寄交乡下祖父收

然后他抓抓脑袋，再想一想，添了几个字：

康司担丁·玛卡雷奇

他想到他写信居然没人来打搅，觉得很痛快，就戴上帽子，顾不得披羊皮袄，只穿着衬衫，跑到街上去了……

昨天晚上他问过肉铺的伙计，伙计告诉他说所有的信都应该丢在邮筒里，由醉醺醺的车夫驾着的邮车装走，响起铃

铛，送到世界各地去。万卡跑到就近的一个邮筒，把那封宝贵的信塞进了筒口……（契诃夫著、汝龙译《万卡》，见《契诃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01页）

◀评析▶万卡因写信时没人来干扰，显得特别高兴。作者对他出去寄信时的外貌细节的描写，衬托出了万卡的高兴心情，但没有收信人地址的信肯定是收不到的，等待着万卡的，仍然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悲惨命运。作者用万卡一时的“乐”来衬托他结局的“悲”，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维尔福望着凡兰蒂。她已结成了一个泪人儿。然后一件怪事发生了：在一片哭泣声中，他也望了维尔福夫人一眼，他好象看见她那两片削薄的嘴唇上掠过一个阴险的微笑，就象是在一个乌云四起的天空上从两片云块中间倏忽掠过的流星一样。（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三册第八章，蒋学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1146页）

◀评析▶阴险毒辣的维尔福夫人，为了独霸财产，用毒药杀人，在一家人的哭痛中，假意到场哭泣，假仁义充满了脸庞，作者在写她脸上的阴笑时，用了“倏忽”一词，言其为怕露马脚，将笑容一现即逝。

每次有人开门，她的眼睛就闪出光来，总以为你要进来了，随后当她看清来人不是你，她的脸上又露出了痛苦的神情，并渗出了阵阵的冷汗，两颊涨得血红。（小仲马著王振孙译《茶花女》，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53页）

◀评析▶通过这段肖像细节的描写，使玛格丽特由希望到失望，由失望到痛苦的神情跃然纸上，使读者深切感到主人公在病榻上思念情人，盼望他能来到身边的那种深切焦急

甚至痛苦的心情，使读者对主人公的悲惨遭遇产生极大的同情，增强了全篇的悲剧气氛。

一个身量不高、胸脯颇为丰满的年轻女人……里面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外边套一件灰色的大衣。那个女人脚上穿着麻布袜子，袜子外面套着囚犯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布，分明故意让几绺卷曲的黑头发从头布里滑下来。那个女人整个脸上现出长期幽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惨白的颜色；使人联想到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在那张脸上，特别是惨白无光的脸色衬托着，她的眼睛显得很黑，很亮，稍稍有点浮肿，可是非常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的眼神。（列·托尔斯泰《复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评析▶这段对卡丘霞·玛丝洛娃肖象的细节描写，以形写神，神在形中，形神兼备，维妙维肖。身上的衣着告诉人们此时此地卡丘霞的身份，惨白的脸色则使人联想到她实际的职业；故意留在头巾外面的几绺黑发使人看到黑暗腐败、荒淫丑恶的社会生活对她的摧残之大、毒害之深，“很黑，很亮”的眼睛又显示了青年时代的卡丘霞心地善良、聪明智慧；特别是那“略为带点斜睨的眼神”，既是她外貌上独有的标志，又点出这位受尽凌辱、深受毒害的劳动妇女正在堕落之中的思想特征。

突然她从窗口转过身来，站在镜子前面。她的两眼晶莹明亮，但是在二十秒钟内她的脸失色了。她很快地把头发解开，叫它完全披散下来。

.....

这时德拉的美丽的头发披散在身上，象一股褐色的小瀑布一样，波浪起伏，金光闪闪。头发一直垂到膝盖下，仿佛

给他披上一件衣服。她又神经质地很快地把头发梳起来。她踌躇了一会儿，静静地站在那里，有一两滴泪水溅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欧·亨利《麦琪的礼物》见《外国短篇小说》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0月版426页）

◀评析▶流泪，总是内心情绪的一种反映。或是感动幸福之泪；或是悲伤痛苦之泪。德拉为了给丈夫买件圣诞的礼物，准备卖掉她那心爱而美丽的头发，她能不掉泪吗？她爱自己的头发，但更爱自己的丈夫。这段肖象细节，就写出了德拉当时复杂的心情。

当一个一个的乐曲在演奏着的时候，听众里面有许多人注视那位坐在椅中的妇人。由于她是处在显著的位置，那披在脑后的头发，就惹得大家去细细观赏。她的脸不容易看得清楚，但是，除了编得巧妙的发辫以及白的耳朵和耳边的短发外，还有尚未松弛的皮肉和粉红的面颊所表现的那条曲线——所有这些成为一个标记，引得大家去期望那正面该有一副较好的容貌。一般说来，等到看了正面之后，象这类的期望时常会落空。至于目前的情况却是这样：这个妇人把头一回，终于显露了她自己，原来她倒不象在她背后的哪些人所设想甚至希望的那般貌美——而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竟会是这样的。（哈代《儿子的否决权》见《外国短篇小说》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23页）

◀评析▶作者在这里运用了电影艺术的手法：先描写妇人的背面，然后再让妇人转过脸来，露出正面，好似摄影机镜头的摇转，然后是一个正面的特写镜头，给人以强烈而深刻的印象。这里，妇人正背面给人的不同感受，正透露了这位寡妇的处境和心理。

用细节来写人物的语言动作

凤姐儿却听着是说刘老老，便笑道：“咱们今儿就拿他取个笑儿。”……那刘老老入了坐，拿起箸来，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凤姐和鸳鸯商议定了，单拿了一双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给刘老老。……凤姐偏拣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老老桌上。……那刘老老正夸鸡蛋小巧，凤姐儿笑道：“一两银子一个呢！你快尝尝吧，冷了就不好吃了。”刘老老便伸筷子要夹，那里夹的起来？满碗里闹了一阵，好容易撮起一个来，才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下。……众人已没心吃饭，都看着他取笑。（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489——490页）

◀评析▶怎样塑造人物的性格？不靠作者自己的议论，要靠人物的行动说话。曹雪芹在这里安排了凤姐捉弄刘老老吃鸽子蛋的细节，通过详实的描写，把凤姐的心肠及对穷人的态度生动地写出来了。

贾璉忙命人：“看酒来，我和大哥吃两杯。”因又笑嘻嘻向三姐儿道：“三妹妹为什么不合大哥吃个双钟儿？我也敬一杯，给大哥合三妹妹道喜。”

三姐儿听了这话，就跳起来，站在炕上，指着贾璉冷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马掉嘴’的！咱们‘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儿——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你别糊涂油蒙了心，打量我们不知道你府上的事呢！”

这会子花了几个臭钱，你们哥儿俩，拿着我们姊妹两个权当粉头来取乐儿，你们就打错了算盘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难缠。如今把我姐姐拐了来作二房，‘偷来的锣鼓儿打不得’。我也要会会这凤奶奶去，看他是几个脑袋？几只手？若大家好取和儿便罢；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两个的牛黄狗宝掏出来，再和那泼妇拼了这条命！喝酒怕什么？咱们就喝！”说着自己拿起壶来，斟了一杯，自己先喝了半盏，揪过贾璉来就灌，说：“我倒没有和你哥哥喝过，今儿倒要和你喝一喝。咱们也亲近亲近。”吓的贾璉酒都醒了。贾珍也不承望三姐儿这等拉的下脸来。兄弟两个本是风流场中耍惯的，不想今日反被这个女孩儿一席话说的不能搭言。（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十五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第3版第847—848页）

◀评析▶贾珍贾蓉帮助贾璉骗娶了尤二姐，尤三姐心里知道这是不负责任的纨绔公子的风流放荡，日后并不能长久，她借贾璉向她轻薄的机会，痛快淋漓地发泄了对他们的轻鄙和愤怒，这个细节突出地表现了她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和大无畏的反抗精神。

众人听了，越发哄然大笑的前仰后合。只听“咕咚”一声响，不知什么倒了，急忙看时，原来是湘云伏在椅子背儿上，那椅子原不曾放稳，被他全身伏着背子大笑，他又不防，两下里错了筭，向东一歪，连人带椅子都歪倒了。幸有板壁挡住，不曾落地。众人一见，越发笑个不住。宝玉忙赶上去扶住了起来，方渐渐止了笑。（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第3版第52页）

◆**评析**◆这里在“前仰后合”的大笑中，着意写了湘云一个人的形状，既使全体的笑更加生动如画，又突出了湘云活泼爱笑的个性。

……惟宝玉喜之不胜。正和贾母盘算，要这个，要那个，忽见丫环来说：“老爷叫宝玉”。宝玉呆了半晌，登时扫了兴，脸上转了色，便拉着贾母，扭的扭股儿糖似的，死也不敢去。……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宝玉只得换门进去。……（贾政）说毕，断喝了一声：“作孽的畜生，还不去！”……宝玉答应了，慢慢地退出去，向金训儿笑着伸伸舌头，带着两个老嬷嬷，一溜烟去了。（曹雪芹：《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65——267页）

◆**评析**◆作者先从宝玉的反应，后从贾政的态度中写出了父子之间的不和谐关系，特别是采用了“挪”、“蹭”、“退”、“一溜烟”等词，异常准确而逼真地刻划出宝玉的种种神态，充分地表现了他前后判然不同的情绪。

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玄德曰：“谁能当之？”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筋，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筋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将闻言失筋缘故，轻轻掩饰过了。操遂不疑玄德。（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187——188页）

◀评析▶这是曹操“煮酒论英雄”中的一个著名细节，两个争夺天下的“英雄”当时还只是潜在的对手，而刘备又屈依曹操部下，便故意收敛锋芒，隐蔽才能，闻言失筋后又巧借闻雷掩饰，充分地表现了刘备的胸藏大志的图谋和随机应变的本领。

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与荀彧书以示之曰：“此书何人所写？”操惊问曰：“何处得之？”攸以获使之事相告。操执其手曰：“子远既念旧交而来，愿即有以教我。”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三十回，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266——267页）

◀评析▶这里写的是官渡之战时，曹操正在为军粮将尽而愁，听说袁绍的谋士许攸投奔过来，便赶忙热情迎接，可是当许攸问到军粮情况时，他却始终不露真情，作者经过熔裁史传，对人物的言谈笑貌等细节作了精心描绘，一步紧逼一步，把曹操奸诈虚伪的性格特征维妙维肖、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出来。

操不悦曰：“吾累送美女金帛，公未尝下拜，今吾赠马，乃喜而再拜；何贱人而贵畜耶？”关公曰：“吾知此马

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操愕然而悔。（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3页）

◀评析▶关羽的重义的品质，从这一细节中完全地展示了出来。他虽受曹操厚待，却始终不忘哥哥，身在富贵之中，美女金帛不足以动其心，他的心，仍随着那存亡未卜、穷愁破败的结义弟兄，新恩虽厚，旧义难忘，身在曹营心在汉。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百零四回，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903页）

◀评析▶这里写孔明死前最后一次巡视军营，着墨虽不多，却把他“鞠躬尽瘁”的耿耿忠心刻画出来了。

次日，曹操佩着宝刀来至相府，问：“丞相何在？”从人云：“在小阁中。”操径入。见董卓坐于床上，吕布侍立于侧。卓曰：“孟德来何迟？”操曰：“马羸行迟耳。”卓顾谓布曰：“吾有西凉进来好马，奉先可亲去拣一骑赐与孟德。”布领令而出。操暗忖曰：“此贼合死！”即欲拔刀刺之，惧卓力大，未敢轻动。卓胖大不耐久坐，遂倒身而卧，转面向内。操又思曰：“此贼当休矣！”急掣宝刀在手，恰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镜中，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急回身问曰：“孟德何为？”时吕布已牵马至阁外。操惶遽，乃持刀跪下曰：“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卓接视之，见其刀长尺余，七宝嵌饰，极其锋利，果宝刀也；遂递与吕

布收了。操解鞚付布。卓引操出阁看马，操谢曰：“愿借试一骑。”卓就教与鞍辔。操牵马出相府，加鞭望东南而去。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回，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36页）

◀评析▶这个细节生动真实，用简洁的文字描写出“吕布外出”、“董卓卧睡”、“吕布回房”三个时机中曹操的“欲拔刀刺之”、“恰待要刺”、“持刀跪下”三个行动，环环相扣，波浪迭起，层层推进，把在一次不成功的行刺中各个个人的神情心理都充分发展示了出来，特别是曹操的飞马逃去更是合情合理，这样的细节，既有力地推进了故事，又成功地塑造了人物。

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时，认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先自手软了。（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传》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7—88页）

◀评析▶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畏于权势，怯于反抗，苟且偷安的性格，充分表现在他拳头的一举一落的微妙变化中。同时，这一举动也鲜明地反映了高俅父子炙手可热的权势，为非作歹的罪行。他的这种一再忍让的性格更突出了高俅父子的步步紧逼的凶恶残忍，有助于反映林冲“逼上梁山”的全过程。

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

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啗之。（司马迁《史记选·项羽本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评析▶这主要由动词构成的一组细节描写，使读者如见了樊哙其人。他“带剑拥盾入军门”后，大义凛然，向项羽”示威，通身上下显出了虎将的生气。

范进即将这银子……包了两锭，叫胡屠户进来，递与他道：“方才费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钱来。这六两多银子，老爹拿了去”。屠户把银子纂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道：“这个，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范进道：“眼见得我这里还有这几两银子。若用完了，再来问老爹讨来用。”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版37页）

◀评析▶通过“纂”、“舒”、“缩”、“揣”几个典型的动作细节，把胡屠户口是心非，虚情假意的丑恶形象，表现得十分生动、形象，逼真。

严贡生道：“后来倒也不常进去。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级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说着，恐怕有人听见，把头别转来望着门外。一个蓬头赤足的小使走了进来，望着他道：“老爷，家里请你回去。”严贡生道：“回去做什么？”小厮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

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严贡生道：“我知道了。你先去罢，我就来。”那小厮又不肯去。张、范二位道：“既然府上有事，老先生有所不知，这口猪原是舍下的……”（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版46页）

◀评析▶通过对话，使这个自称“为人率真”，“从不晓的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的严贡生原形毕露，原来是强占别人猪，又抵赖不还硬要钱赎的无赖。一件小事使他不打自招，露出了虚伪狡诈无耻丑恶的灵魂。

十娘放开两手，冷笑一声道：“为郎君画此计者，此人乃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资，既得恢复，而妾归他姓，又不致为行李之累，发乎情，止乎礼，诚两便之策也。那千金在那里？”（冯梦龙《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月版491页）

◀评析▶作者在这段细节里，把十娘遭到突然打击后的那种难以抑止的悲愤以及对李甲的决绝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杜十娘痛骂孙富的奸诈和李甲的负心）于是众人聚观者，无不流涕，都唾骂李公子负心薄倖。……十娘抱持宝匣，向江心一跳……当时旁边之人，皆咬牙切齿，争欲拳殴李甲和那孙富。（冯梦龙《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月版498页）

◀评析▶通过对旁观者的描写，反映了人民对这些纨绔子弟和市侩的憎恨，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鲜明爱憎。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

（鲁迅《呐喊·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6页）

◀评析▶华老栓夫妇谨小慎微、安分守己的性格，家境贫寒、仰人鼻息的社会地位在此已见端倪。

厨下，祥林嫂孤零地坐在油盏灯光下。……

少顷，她嘴唇动了一下，低声地：“我真傻！门……门槛白捐了……”少顷，“连菩萨……也不能救我……”

忽然，一个意念浮上心来，她站起来，想定了，她拿起一把切肉的厨刀，向外跑。……

土地庙。长明灯的微光下，祥林嫂发疯似地用刀砍一条门槛。砍门槛声。

被惊动了的庙祝，掌着油灯跑出来，大惊，失声叫喊：“哪个？”……（夏衍电影文学剧本《祝福》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

◀评析▶“在厨下”祥林嫂孤零地坐着，到“在长明灯的微光下，祥林嫂发疯似地扬起厨刀奋力猛砍土地庙的门槛，声音打破了除夕之夜鲁镇祝福之日的一片宁静。在这组细节中，人们看到了祥林嫂的性格火花在闪耀，她的全部憎恨，全部的绝望都化入那扬刀猛砍的动作之中，这里剧情的发展形成高潮，作品的主题奇光闪耀。作者运用这组典型的细节，与前面的祥林嫂的逃跑、反抗、捐门槛细节相联系，完成了对祥林嫂形象的塑造。

……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萧红《回忆鲁迅先

生》引自《散文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370页)

◀**评析**▶作者抓住鲁迅先生行为动作的状态，细致的刻画出了先生豪爽的性格，又使人如听到他明朗的笑声。

第二天午后，如史伯母坐在家里寂寞不过，便走到阿彩婶家里去。阿彩婶平日和她最谈得来，时常来往，她们两家在陈四桥都算是第二等的人家。但今天不知怎的，如史伯母一进门，便觉得有点异样：那时阿彩婶正侧面的立在弄子那一头，忽然转过身去，往里走了。（鲁彦《黄金》见《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0月版364页）

◀**评析**▶如史伯母的儿子没有寄钱来，近邻也不愿理睬她了。阿彩婶的一转身，道尽了世态炎凉。

老孙头手脚朝天，屁股摔痛了。他哼着，没有功夫回答人们的玩话。几个人跑去，扶起他来，替他拍掉沾在衣上的干雪，问他哪块摔痛了？老孙头站立起来，嘴里嘀咕着：

“这小家伙，回头非揍它不解。哎哟，这儿，给我揉揉。这小家伙……哎哟，你再揉揉”。

郭全海把老孙头的玉石眼追了回来，人马都气喘吁吁。老孙头起来，跑到柴火垛子边，抽根棒子，撵上儿马，一手牵着它的嚼子，一手狠狠抡起木棒子，棒子抡到半空，却扔在地上，他舍不得打。（周立波《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429页）

◀**评析**▶这段文字由两个细节组成，“要揍小马”和“揍小马”相对照，维妙维肖地刻划了老孙头——这个给地

主赶了一辈子车的庄稼人，对牲口特有的爱惜和翻身分到胜利果实时的喜悦，富有特征地写出了老孙头诙谐有趣的性格。

江涛去上学的头一天，她（指涛他娘——引者）悄悄捡了一床干净的被子拆洗。江涛忙去担水，淋灰水，帮助父亲把被褥洗净，用米饭汤浆过。到了晚上，她就着小油灯缝被褥，直到半夜才缝起。躺在炕头上，说什么也睡不着，又爬起身来，坐在江涛头前。她在夜暗里，看着孩子匀净的脸盘，静静睡着。又从灯窝里点出灯来，仔细看了看。独自一个人，看着小窗上的月光，呆了一会。推门出去，月光被云彩遮住，从黑云缝里露出一一点明晃晃的影子。树上没有风，乡村静静的。她立在井台上，呆了一刹，听的风声在大杨树上响，又走回来。看江涛还在睡着，伸手摸着他黑溜长的头发。偷偷捏他的长胳膊，嘴里嘟念着：“多硬梆的胳膊！”看着，她一时搥不住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儿，扑碌碌地落在江涛脸上。江涛一睁眼，她又忙把灯吹灭。（梁斌《红旗谱》卷一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89页）

◀评析▶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个细节就最准确地表现了这一点。浆洗缝补被褥。仔细端详儿子的面容，抚摸儿子的头发，无一不体现了最动人的母爱。作者抓住儿子临行前母亲的举止，通过细致、精巧的描写，塑造出了一位慈爱母亲的形象，读来令人难以忘却。

“宝地”上收割过黍子，翻耕了土地，等候种麦，墒地上长出一卜卜的药葫芦苗，开着粉色的小花儿。两只脚一走上去，就陷进一个很深的脚印。严志和一登上肥厚的土地，脚下象是有弹性的，发散出泥土的香味。走着走着，眼里又

流下泪来，一个趔趄步跪在地下。他匍匐下去，张开大嘴，啃着泥土，咀嚼着伸长了脖子咽下去。（梁斌《红旗谱》卷一，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220页）

◆评析◆古往今来，谁曾咀嚼过泥土？《红旗谱》以貌似离奇荒诞，实则摧人泪下的严志和卖地啃土的细节，深刻昭示了农民对土地的无限眷恋之情。土地哺育着他们，离开了土地，他们就失去了生活的保障。此外，严志和忠厚老实的形象也由此可以略见一斑，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的朋友这天心绪很不对劲。从上车起，一句话也没说，皱着眉直瞅着车窗外的滚滚黄沙，双手小心地调整着驾驶盘。

走了约摸有十几分钟，他忽然狠狠地吐了口唾沫。我以为他是在吐口里的沙土，可是他接着说：

“一团火！……”

我才知道，他是在回想方才在三分队和工人们一起开的会。出了一个误会：罗队长本是来给大家作报告的，工人们却七嘴八舌地给队部提起意见来。这当然不很痛快。（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散文特写选1949——197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65页）

◆评析◆这是一段很有趣味的细节描写，用一个“吐唾沫”的动作为机关，揭示了“我”与“他”的两种不同心情。“我”作为一个采访的记者，与工人站在一边，认为工人给领导提意见无可非议，心情是平静的；而“他”，却是一个容不得群众批评的官僚主义者；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把“他”泻愤式的“吐唾沫”当成“吐口里的尘土”。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细节，经作者稍加点染，就起到了一箭双

雕的作用。

一会工夫，先吃的，放下碗走了，我才上桌拾起筷子。
丈夫老于对我说：

“喂，使我的碗吧——不埋汰！”

我心想，谁嫌乎你呀！他把碗倒扣着，我翻过来一看，
里边还扣着半个鸡蛋。我说：“看你挺大个人，半个鸡蛋还
吃不了？”

“——咸！”他说。

我这个实心眼儿，给我个棒槌就当针了。尝了一口说：
“哪咸？”他瞪我一眼，抬脚上工去了。（陈桂珍《钟
声》，《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
版第653——654页）

◀评析▶作者从日常生活着手，选择“半个咸鸡蛋”的
细节，把丈夫对妻子的不露痕迹的关切和妻子老实的憨态描
绘的活龙活现，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揭示了夫妻之间互
相体贴信赖的关系。

她没有拧衣服上的雨水，也没有跺脚上的泥，只用手轻
轻掠了一下额前几丝滴着水珠的乌黑头发，在草棚最边上找
了一块刚能避雨的地方，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

天上亮出了几块黄云彩，雨不下了。大伙一看雨住了，
就象放开闸门的水一样，一下涌到路上忙着赶路。这个小姑
娘却没有动，她犹豫了一下，向里边站了站，忽然又喊着：
“同志们，还有雨！”可是这时大伙只顾挽着裤脚向前跑，
很少有人听得见。果然，大家跑了没有二百步远，一阵急骤
的雨点，象筛豆子一样哗哗地又下起来。

大家都又嘻嘻哈哈地笑着跑回来，挤到茅草棚下，因为位置都还没有摆好，草棚下显得更挤了。那个姑娘悄悄地又让出了地方，自己仍然站在最靠边的地方。（李准《耕云记》，《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507——508页）

◀评析▶好的细节往往具有一石三鸟的作用，这个细节就是如此。作者通过“她”第一次避雨时不声不响地站在草棚最外边和第二次避雨时“她”“悄悄地让出了地方”仍站在“最靠边的地方”的描写，鲜明地揭示了姑娘的恬静的性格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美德。姑娘对于天气的准确预报又含蓄地交代了人物的身份，并且又为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设下了悬念，引起读者的兴趣。

村边小河旁，李双双在洗衣裳。

她洗得很专注，有力，怡然自得。

从河边小径上走来一群散工回村的人，这里有喜旺、二春等，他们是从上游修堰工地上回村来的。

他们从双双跟前走过。二春蹲前清清的河水边洗了一把脸。喜旺看见双双在洗衣服，看了看太阳，把穿的小白褂脱下来顺手递给双双。

双双接过来便洗。

（李准《李双双》<电影剧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评析▶作者并没有运用大段的语言，而是惜墨如金，只用了几个动作就把人物之间的关系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了。使你仿佛看到了他们在故事开始以前所走过的生活路程。——听凭喜旺说一不二的路程。

“刷”的一声，将军挥起了他的茶木拐棍。

狂妄的女人尖叫一声，抱起鸡窝似的脑袋。

诊疗室里静得连银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出来。除了那个惊呆了的女医生的亲戚外，屋里的人，没有一个打算从将军手上夺过拐棍。拐棍在半空中巍巍地颤抖着、颤抖着。人们已望它痛痛快快地落下来，猛击到那个布满了肮脏雀斑的塌鼻梁上。

但是，拐棍终于没有落下来。将军伸出另一只手，抓住拐棍的另一头，紧接着“叭叭”一声，结实的茶木棍断成两截。（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十月》1979年第3期）

◀评析▶一个德高望重的将军，面对一位农村妇女求医无门反受人奚落的现实，忍无可忍，为其“鼓与呼”，却遭到所谓的“医生”的侮辱，这是多么令人愤慨的事情！终于，将军举起了拐棍——愤怒不可遏止；但又没有落下来，反而断成两截——硬是克制住了愤怒……，这个细节，极生动地描绘了将军心理和表情的变化。更重要的，这些文字，还表现了“四人帮”猖獗时期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罪恶现实，以及正直的人们的是非观念，具有“一石三鸟”的作用。

他回楼上，见人就讲，并且没有人他也讲：“从来所领导没有把我当作病号对待，这是头一次，从来没有人了带东西来看望我的病，这是头一次。”他举起了塑料袋，端详它，说：“这是水果，我吃到了水果，这是头一次。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日报》1978年2月17日）

◀评析▶这是著名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中

陈景润看李书记送来的苹果的细节。这个细节围绕“看”字写得很细很细；他看得很特别，怕看不清，“举起”来看；不是看一眼，而是久久地“端详着”。通过这些细节以及三个“头一次”语言的生动描写，把陈景润对党的关怀的感激心情充分表现了出来，从而为下文描写陈景润飞快进小屋，认真搞科研的坚强决心和行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陆文婷开始操作。她拿起象钢笔帽口那么小的环钻，轻轻地、把病人坏死的角膜取下。又拿过那块缝在纱布上的材料，用同一环钻下同样大小的一块，按在病人的眼珠上。然后拿起持针器，细心地一针一针缝了。

……每缝一针，她似乎都把自己浑身的力量凝聚在指尖上，把自己满腔的热血通过那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青线，通过那比绣花针儿还纤小的缝针，一点一滴注入到病人的眼中。此时，她那一双看来十分平常的眼睛放出了异样的智慧的光芒，显得很美。（谌容《人到中年》，《收获》1980年第1期）

◀评析▶这是谌容同志的名著、中篇小说《人到中年》描写女主人公陆文婷大夫给病人动手术的一个细节。作为一个工作多年、业务熟练的手术医生，陆文婷对一般手术丝毫用不着太多的精力。但这一细节却表明，她每次上手术台都象一个新战士的初上战场那样严肃认真，细节用“轻轻地”、“细心地”等动作描写，细致的手术步骤的描述，无疑刻画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女医生形象。

“你在嚼草吗？”姚纳问他的马，看见它亮晶晶的眼

睛，“好的，嚼吧，嚼吧……我们挣的钱既然不够吃燕麦，那就吃干草吧……对了……我呢，岁数大了，赶车不行啦……应当由我儿子来赶车才对，不该由我来赶了……他可是个地道的马车夫……要是他活着才好……”

姚纳沉默一忽儿，接着说：

“是这么回事，小母马……库司玛·姚尼奇下世了……他跟我说了再会……他一下子就无缘无故死了……哪，打个比方，你生了个小崽子，你就是那小崽子的亲妈了……突然间，比方说，那小崽子跟你告别，死了……你不是要伤心吗？……？”

小母马嚼着干草，听着，闻闻主人的手……

姚纳讲得有了劲，就把心里的话统统讲给它听了……

（契诃夫著汝龙译《苦恼》，见《契诃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57——58页）

▲评析▲姚纳对马细诉衷肠，由此点明时代背景，显示出赶马人姚纳的孤苦无告，揭露出黑暗社会里贫富悬殊对立和冷若冰霜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者的爱憎之情深蕴字中。

“妈！”他叫道。

老太婆怔了一下，回头来看。磨坊主人匆匆忙忙地把手伸进衣袋里去，拿出一个大皮夹子来……

“哪，这是给您的……”他含含糊糊地说，从皮夹里拿出一小把钞票和银币。“拿去吧！”

他手里卷着那把钱，揉搓着。不知甚么缘故，他回头看了看修士们，然后又揉搓那些钱。票子和银币从他的手指中间漏下去，一个连着一个的回到皮夹里，只有一枚二十戈比

的钱币还留在他的手里……磨坊主人瞧着它，用手指头摸一摸，然后嗽了嗽喉咙，脸胀得发紫，那那个钱递给他母亲了。（契诃夫著、汝龙译《磨坊外》，见《契诃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96页）

◀评析▶通过举动和神态，活现出磨坊主人的自私、吝啬、无义、凶狠。“用手指头摸一摸，然后嗽了嗽喉咙，脸胀得发紫”，写出它的神情，也照见他的灵魂，使人嫌厌之情油然而生。

玛丝洛娃听着书记官朗读，眼睛盯住他，时而呆呆不动地坐着，时而全身一震，仿佛打算反驳似的，涨红了脸，后来却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把手换了一个放处，往四下里看一眼，随后又凝神瞧着宣读的人。（列夫·托斯泰《复活》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评析▶托尔斯泰选择几个外部动作，细致入微地揭示了玛丝洛娃受审时复杂的内心活动。“眼睛盯住”、“呆呆不动地坐着”，表现了她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极其强烈的关切；“全身一震”又传达出她对起诉书捏造事实的惊讶和愤慨；“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则是她感到自己的屈辱地位而无从辩白的痛苦心情的自然流露；“往四下里看一眼”又是她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想了解别人的反映、获得别人的同情的必然表现。这一切写得是那么自然，那么合情合理，既符合她的性格，又使她的性格更进一步丰满。使人仿佛看到了这个受尽凌辱孤立无援的姑娘绝望和痛苦的内心世界，看到了她的善良和无辜，激起人们对她的深切同情和对那个社会的强烈憎恨。

一块八角七分钱。全在这儿了。其中六角还是零钱凑起来的。这些小钱是每次一个两个向杂货店、菜饭和肉店的老板硬扣下来的；人家虽然没有明说，自己总觉得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未免落个吝啬的恶名，当时羞得脸红。德拉数了三遍。数来数去还是一块八角七分钱。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欧·亨利《麦琪的礼物》见《外国短篇小说》<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0月版第425页）

◀评析▶一块八角七分钱（冒着吝啬的恶名，长期扣所得）数了三遍，似乎想多数出一点，好过个象样的圣诞节，可见已穷到了愚痴的地步。

（开会时）如果所读的和所谈的事情使他不高兴的话，你就会看见他剧烈地抽着烟头，喷出短促的、密密的、愤怒的烟圈；反之，如果听得高兴，他就会慢吞吞地、从容不迫地把烟吸进去，吐出一朵朵淡淡的平静的烟云；有时，他烟斗从口中拿下来，任凭那一缕缕芬芳的烟在鼻子边袅袅而上，一面庄严地点点头，表示完全赞许。（欧文《瑞普·凡·温克尔》见《外国短篇小说》<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0月版第325页）

◀评析▶人各有好恶。但在表现上并非千篇一律的。皱眉咧嘴故能表露；拍案击掌也可说明。这种通过人物吸烟时的不同情境揭示其内心的活动更是独具匠心。

……吉茨抬脚要上汽车，几只蚂蚁正巧爬在当路上。只听见吉茨咬着牙小声说：“几只黑蚂蚁，还能挡住我的路啦！”说着用脚尖踏住蚂蚁，只那么一碾，把蚂蚁都碾死了，然后爬进汽车去。（杨朔《蚁山》，《人民日报》

1960年5月15日)

◀**评析**用脚▶踩死蚂蚁，实在是一件极细微的事情。可是，作者正是通过这一细节的着意刻划，充分表现了美帝国主义的特务吉茨仇视非洲人民，妄想遏止并镇压非洲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凶恶本性。从其表情、语言、动作上，我们看到了帝国主义者一副野蛮、凶狠、残暴的丑恶嘴脸。

一切都结束了。

玛格丽特半夜两点钟光景进入弥留状态。从来也没有一个殉难者受过这样的折磨，这可以从她的呻吟声里得到证实。有两三次她从床上笔直地竖起来，仿佛想抓住她正在上升到天堂里去的生命。

也有这么两三次，她叫着你的名字，随后一切都寂静无声，她精疲力竭地又摔倒在床上，从她的眼里流出了无声的眼泪，她死了。（小仲马著《茶花女》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6月版255页）

◀**评析**▶作者以深沉的笔调，描写了玛格丽特在生命弥留之际的惨景。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呼喊着她情人的名字，她留恋生活，渴望真挚的爱情。然而，社会制度和她自身的疾病将她一步一步推向绝境。最后，她只有流着无声的眼泪在寂静无声中与人世告别。

布吕丹丝无疑要回答什么，可是我突然闯了进去，我奔过去跪到在玛格丽特的脚下，她这样爱我，使我欢喜得直流眼泪，泪水盖满了她的双手。（小仲马著《茶花女》，陈林、文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

◀**评析**▶作者用“闯”“奔”、“跪倒”、“直流”、

“盖满”等动作细节，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阿尔芒听到玛格丽特表示决不离他时的激动情景，反映了阿尔芒当时高兴和激动的心情。

马卡洛夫从来没有开口问过梨吉雅的事情，但是克里姆却看到，他有时候一面讲话，一面把脑袋歪到肩膀上，朝天花板的角落里望着，侧耳倾听。

“他以为她已经回来啦，”克里姆心里讥讽地流露着恨恨的心情猜测。（高尔基著金人译《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第一部第二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5月版第211页）

◀评析▶一个“倾听”的细微动作，把马卡洛夫倾心于梨吉雅的内心暴露无遗，克里姆对这一动作的反应，更微妙地揭示了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用细节来写人物的心理活动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注〕而不见，搔首踟蹰。

（陈介白《译经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页）

注：爱——爱的假借字，隐藏的意思。

◀评析▶这是一幅饶有趣味的画面：一单男子赴约去城角幽会，可是等他的那个姑娘见他来，却故意躲藏起来，使他见不着她，以至急的转来转去抓耳挠腮。这幅画以这个极简炼的细节，把等候恋人的焦急心情和惶惑神态，刻画得维妙维肖，跃然纸上。

小螺笑道：“我们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屋里呢，我如今也往那里去。”宝玉听了，转步也便和他往潇湘馆来。不但宝钗姐妹在此，且连岫烟也在那里。四人团坐在熏笼上叙家常。紫鹃倒坐在暖阁里，临窗户做针线。一见他来，都笑说：“又来了一个！没了你的坐处了！”宝玉笑道：“好一幅‘冬闺集艳图’！可惜我迟来了！横竖这屋子比各屋子暖，这椅子坐着并不冷。”说着，便坐在黛玉常坐的地方——上搭着灰鼠椅搭一张椅上。（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650—651页）

◀评析▶坐在黛玉常坐的地方，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把宝玉对黛玉的深深的爱情生动地表达出来了。

司马懿奔走了五十余里，背后两员魏将赶上，扯住马嚼

环叫曰：“都督勿惊。”懿用手摸头曰：“我有头否？”二将曰：“都督休怕，蜀兵去远了。”（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07页）

◀评析▶司马懿见“诸葛亮”——其实是木偶，犹如老鼠见猫。诸葛亮死后还吓了他一大跳，这一细节，是对两者之间多年交战的总结，同时丰富了诸葛亮这个神奇的人物形象。

公子寻思一会，拿着书来读了一会。心下只是想着玉堂春。忽然鼻闻甚气？耳闻甚声？乃问书童道：“你闻着书里什么气？听听什么响？”书童说：“三叔，俱没有。”公子道：“没有？呀，原来鼻闻乃是脂粉气，耳听即是箏板声。”

、冯梦龙《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月版358页）

◀评析▶这是写王景隆遇名妓玉堂春后回家读书的情况，写出了他学习时心猿意马，也写出了他对玉堂春的无比思念和对过去生活的眷恋。

申子平听了，方才放下心来，说：“我这两只脚还是稀软稀软，立不起来，怎样是好？”众人道：“你老不是立在这里呢吗？”子平低头一看，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坐着，也笑了，说道：“我这身子真不听我调度了。”（刘鹗《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0月版76页）

◀评析▶短短的几行字，将申子平被虎惊吓之后的神态描写得维妙维肖。

再拆开第三幅花笺，内出对云：闭门推出窗前月。

初看时觉得容易，仔细想来，这对出得尽巧。若对得平常了，不见本事。左思右想，不得其对。听得渔楼三鼓将

阑，构思不就，愈加慌迫。却说东坡此时尚未曾睡，且来打听妹夫消息。望见少游在庭中团团而步，口里只管吟哦“闭门推出窗前月”七个字，右手做推窗之势。东坡想道：“此必小妹以此对难之。少游为其所困矣！我不解围，谁为撮合？”急切思之，亦未有好对。庭中有花缸一只，满满的贮着一缸清水，少游步了一回，偶然倚缸看水。东坡望见，触动灵机，欲待教他对了，诚恐小妹知觉，连累妹夫体面，不好看相。东坡远远站着咳嗽一声，就地下取小小砖片，投向缸中。那水为砖片所激，跃起几点，扑在少游面上。水中天光月影，纷纷淆乱。少游当下晓悟，遂授笔对云：投石冲开水底天。（抱翁老人《今古奇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2月版第335页）

◀评析▶一个欲显才智，左思右想不得好对；一个急于成人美事，又恐失人体面；一个投石击水，一个秉笔成对。人物行动和心理描写紧密结合，使这一细节把秦少游、苏东坡两位才子此时的心理状况刻划得淋漓尽致。

梅埋下头，她咬了咬嘴唇皮，额上的皱纹显得更深了。她慢慢地说：“我并没有恨过你，不过我害怕多跟你见面，免得大家想起从前的事情。”（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9页）

◀评析▶梅小姐与高觉新的表情和心情在此时此刻的反映都是通过细节来表现的，真诚而令人信服，缠绵而使人感动，忧伤而催人涕下。

觉新呆呆地望着她，一时答不出话来。梅弯着腰把手里的蝴蝶轻轻地放在草坪上，用怜惜的声音说：“可怜，不知道哪个把你弄成了这个样子！”这句话的语意虽是双关，她

却是无心说出来的。（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9页）

◀评析▶越是强调“是无心说出来的”，越是引起读者对双关语的寻味。蝴蝶可怜，怜蝴蝶者更为可怜。是“哪个把你弄成了这个样子”？虽是为蝴蝶而感慨，实在也是为他们自己而向社会提出的质问、所进行的谴责。

他第一次收到唐小姐的信，临睡时把信看一遍，搁在枕边，中夜一醒，就开电灯看信，看完关灯躺好，想想信里的话，忍不住又开灯再看一遍。（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5页）

◀评析▶第一次见面，方鸿渐就成了唐晓英的崇拜者；第一次收到唐小姐的信，那就可想而知了。作者用他反复看信的细节描写，透露了这个被自己想象中的爱情冲昏头脑的男主人公的欣喜若狂的心理，真实而又自然。

意外的静夜打门，使得全屋子人（按：私造兵器者）都跳起来。

主人骤然从桌旁掇过一根短短的铁棒，镇定地喊问是谁，别人却惊骇着互相瞪眼。

“快一点！……是找吴掌柜的。……”这声音很高亢，急切，显见得是熟人了。

主人听了后面的几个字音，把铁棒丢在地上，脸上紧张的筋肉立刻弛落下来，变成笑容。（王统照《刀柄》见《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0月版172页）

◀评析▶这一段的描写紧迫而又生动，简洁而不枯燥，

字数不多，却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恨死了！……余浮尸的，吃过饭就出去，到这时光，还不回来！”——张家嫂自言自语地咒骂她的丈夫，心里愈想愈怕，愈怕愈恨，手里扎的那鞋底，却也愈来愈韧，张家嫂咬紧了牙齿，恨恨地一针一针扎过去，仿佛这鞋底就是她那“余浮尸”的丈夫似的。（茅盾《赛会》见《茅盾短篇小说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360页）

◀评析▶无论是人物的语言和行动都带有道道地地的中国式的家庭妇女的味道。作者抓准这个细节，把张家嫂当时的心理状态刻划得维妙维肖。

金小姐屡屡偷眼看我；我望了她，她就红着脸巡视房里的陈设。（吴组湘《金小姐与雪姑娘》见《吴组湘小说散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44页）

◀评析▶这一细节写出了女子相亲时的关切与羞涩的心理状态。

他在门口遇见了自己的女人。她正在那里悄悄地关闭那外面的梢门。水生热情地叫了一声：

“你！”

女人一怔，睁开大眼睛，咧开嘴笑了笑，就转过身子去抽抽搭搭地哭了。（孙犁《嘱咐》，见《村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评析▶在人们的表情上，哭和笑分别属于截然不同的两极。一般说来，喜悦常表现为笑，悲痛则表现为哭。但在这个细节里，作者以极其敏锐的生活观察力，准确地刻划出了夫妻久别重逢后的心理和表情。由女人“一怔”到“睁开

大眼睛，咧开嘴笑了笑”，再转身“抽抽搭搭地哭”，一个性格内向的女子乍见丈夫那种乐不可支的心理状态，尽在这种复杂的面部表情和动作中——流露了出来。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象平常。

“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

“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孙犁《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二》见《村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

◀评析▶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这一段文字就是描写夫妻即将别离的一个细节。它既不写夫妻别离前那种痛不欲生的复杂的表情，也没有着意刻画二人恋恋不舍、卿卿我我的恩爱场面，而是宕开一笔，惜墨如金似地写出了刹那间女人内心的震动：这事来得突然，丈夫走后，家庭的担子将压在自己的身上，何况又是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夫妻之间难舍难分的依依深情，在这一“动”中表现了出来。它是一副无声的立体画，但“此时无声胜有声”。

他（大山）又痛楚地扭转了一下，用手捉了一把沙，使劲地握着，握成一个团，便又用手一松，沙子淅淅落落地散在地上，他凄楚地向远望了一会儿，便腾地爬起来。

（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第四章，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99页）

◀评析▶大山使劲地把沙握成一个团，随后又松手散落，表现了大山痛楚凄苦的复杂感情。

她（指银环）随手拔下墙上一支系着红线的针，故作安闲地用针挑拨灯蕊。灯蕊挑大冒黑烟时，又往下捺，捺到灯光变成豆粒大时，又急急地挑出来。（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12月版第107页。）

◀评析▶银环是一个温柔多情，纯朴很有心机的姑娘。她对入亲切和蔼，但又有一种“傲”气。当她问到杨晓冬有无女朋友时，少女的本能的羞涩自然地流露出来了。她心神不定，手足无措。简单两个动作就全部表露了她内心不安和自作镇静的心理。

当陈达平把这突然的消息带回家里时，这个平静的家庭立刻不安起来了。

戴着老花眼镜正在补袜子的母亲，放下手里的针线，呆呆地看着儿子；正在摆碗筷准备开饭的妻子，也颓然地坐在椅子上；大孩子小明躲在一边看着大人的脸；只有刚满周岁还不懂事的小春子仍然在炕上爬来爬去，抓着奶奶补袜子剪下来的碎布片。（慕湘《晋阳秋》第18章解放军文艺社1978年版271页）

◀评析▶陈达平当选为牺盟会省代表大会代表的消息传到家中，母亲惊呆了，妻子忧怨了，这都是她们爱和怕的心理的表面化。她们各自放下手里活计的细节描写，正是抓住了这一心理特征。

丈夫刚刚坐着车出了院子，丽巴就变了样，忽然高兴起来。她换上一条早先穿过的旧裙子，光着脚，把袖子卷到肩膀上，擦前堂的楼梯，用银铃样的尖嗓音唱歌；等到她端着一大盆脏水走出去，抬头看太阳，露出孩子气的笑容时，她

自己也象一只百灵鸟一样了。（契诃夫著、汝龙译《在峡谷里》，见《契诃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772页）

◀评析▶丽巴神情的变化泄露出她的心理。“没有爱情的痛苦结合，牢笼般的家庭摧残了丽巴的青春和热情”，作者寄寓在这一细节中的思想端倪可察。

每到傍晚他总到村子里或者车站上去灌一通酒，临睡觉的时候老是照一照镜子，嚷一声：

“你好，伊凡·切普拉科夫！”

他喝醉了酒，脸色就变得很白，老是搓着手笑，那声音像是马嘶：唏唏唏！他往往一时性起，脱掉衣服，光着身体在田野上跑起来。他吃苍蝇，而且说味道有点酸。（契诃夫著、汝龙译《我的一生》，见《契诃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553页）

◀评析▶伊凡·切普拉科夫精神上的空虚愚昧和变态失常，数语道出，却又使人印象深刻。作者力写其异于常人处，正如以眼神区分人物，事倍功半，迥然易别。

客人一走出厨房，彼拉盖雅就到上房来了，开始打扫。她的激动还没有过去。她的脸通红，好象有点胆战心惊似的。她手里的扫帚几乎没挨着地板，每个墙角总要扫上几回。（契诃夫著、汝龙译《厨娘出嫁》，见《契诃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33页）

◀评析▶巧写人物神情举动，把厨娘惊春忧虑感动不安的心情和盘托出，直使人窥见其心灵深处。

他不刮脸了，激动地走着，如同他平常有重大的思虑时

候所表现的动作一样。到了他后来重新着手刮胡子的时候，一连在耳鼻之间割破了三刀。（莫泊桑著、李青崖译《月色》，见《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14页）

◀评析▶以外部可见的行动细节，形象地表露人物内心的剧烈斗争，简炼生动，意趣盎然。

女犯走过一家面粉店，门前有些鸽子走来走去，摇摇摆摆，没有人来欺侮它们。女犯脚差一点碰到一只蓝灰色鸽子，它就扑拉拉飞起来，煽动着翅膀，飞过女犯的耳边，给她送来一股风。女犯微微一笑，然后想起她的地位，就沉重地叹一口气。（列夫·托尔斯泰《复活》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评析▶当被侮辱被迫害的姑娘玛丝洛娃从充满臭气的牢狱走出来，接触到外界的春天的空气，心情无疑要舒畅些。她因为鸽子的快乐和自由，而暂时忘记了自己被囚禁的境遇，禁不住“微微一笑。”及至她想到自己的不幸时，笑容便立刻收敛，深深地叹了口气，继续迈出沉重而又飘忽的脚步。这些自由自在的快乐的鸽子和这个无辜善良的姑娘被囚禁的地位，恰好构成极鲜明、强烈、尖锐的对比。鸽子尚且“没有人来欺侮它们，”能够自由地走动、飞翔，自己却要被押解着从监狱走往法庭受审，真是连鸽子也不如了。这种联想必然使玛丝洛娃心情沉重，不由自主地“叹一口气”。托尔斯泰就是如此巧妙地用外界的自然物，揭示了人物其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对女主人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萨姆金一面缩起脖子在街上走，一面四下里张望，活像一个脑袋上被人打了几下子，还在等候再打下来的人。

（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60页）

◀评析▶通过走路时“缩起脖子”，并且“四下里张望”的细节，反映了萨姆金从拘禁中刚被释放的惊悸心理。

达莎仿佛觉得有几支细针，刺进了她的脊骨。她急忙扭过头去，直瞪瞪瞅住贝索诺夫的眼睛。他沉着地回望她，仿佛那是应有的礼节；可是随后他的眼皮抖动起来，灰色的眼睛里流露出活泼的、水汪汪的神情，好象屈服了似的，达莎觉得心跳起来了。（阿·托尔斯泰著朱雯译《苦难的历程》第一部第二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0月版第12页）

◀评析▶仅仅是俩人相对视一瞬间的神情，作者就将情窦初开的达莎一刹那好奇、羞涩、恍惚不安的心理，描写得微妙微肖。同时，作者也揭示出了久经情场的诗人贝索诺夫倾心于少女达莎的内心世界。

她膝盖上放着一本书，一只梨。她慢慢地向伊凡·伊立奇扭过头，那双眼睛先是仿佛由于害怕而睁大了，随即露出了喜悦；一阵红晕飞上她的脸颊，那只梨从她膝盖上滚下来。（阿·托尔斯泰著朱雯译《苦难的历程》第一部第九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0月版第96页）

◀评析▶达莎与心中爱慕的伊凡·伊立奇邂逅相遇，两人在一起情谊缠绵，望着他的脸蛋，她的心中醉意矇眬，竟忘了腿上放着的梨，写得真妙！

用细节来写人物活动的环境风俗

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象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页）

◀评析▶这是黄梅时节雨后天光水色的一组细节描写。王冕放牛倦了，坐在绿草地上欣赏着这美妙动人的景致，激起了他的诗情画意乃至孕育了他不肯随俗逢世的志趣情操。这些细节描写，逼真如画，充满生活气息，对塑造王冕这样的理想人物的作用，是应该充分给予肯定的。

那边西窗下也有个小书桌。几本卷皱了封面有什么杂志，乱丢在桌面，把一座茶绿色玻璃三棱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杆自来水笔的笔尖吻在一张美术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颊上，其处凝结了一大点墨水，象是它的黑泪，在悲伤它的笔帽的不知去向；一只刻镂的很精致的象牙的兔子，斜起了红眼睛，怨艾地瞅着旁边的展开一半的小纸扇，自然为的是纸扇太无礼，把它挤倒了，——现在它撒娇似地横躺着，露出的白肚皮上的一行细绿字：“嫋嫋三八初度纪念。她的亲爱的丈夫君实赠。”然而“丈夫”二字象是用刀刮过的。

（茅盾《创造》，见《短篇小说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1页）

◀评析▶作者用了“皱”、“乱”、“悲伤”、“怨艾”等一系列形容词以及一些形象的比喻，寓言深刻地勾勒出一个杂乱的典型环境，以衬托此刻的主人公的烦恼怨愤的心情。尤其“‘丈夫’二字象是用刀刮过的”一句，更能揭示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心境，显示出作者的独具匠心。

风玩弄着伞，把它吹得向四面偏倒，有一两次甚至吹得它离开了行人的手。风在空中怒吼，声音凄厉，跟雪地上的脚步声混合在一起，成了一种古怪的音乐，这音乐刺痛行人的耳朵，好象在警告他们：风雪会长久地管治着世界，明媚的春天不会回来了。（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评析▶作者把这一组景物细节放在开篇，不是没有寓意的。读完全书，就会得出“它与整篇的调子是和谐的”结论，可见，这种景物细节，承担了烘托时代气氛、展示社会环境以及预示主人公命运的重任。

下午四点钟光景，天空的乌云愈来愈浓。隔十多分钟，就有雷声，隆隆地，好象顽皮的孩子在楼板上拖凳子。

可是没有风。狗都吐长了紫黑的舌头，躺在没苍蝇的地方喘气。苍蝇全是红头金身的，懒懒的都钉在街角的西瓜皮堆上，远看就象一堆乌金色的牛粪。（茅盾《赛会》见《茅盾短篇小说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349页）

◀评析▶形象生动的比喻，细致逼真的描绘，得之于作者对生活的洞察幽微。

区衙门里也安一架电话，可是不久那架电话就给臭虫和蟑螂爬满，打不通了。区长是个半文盲，写起公文来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用大草。可是他看见电话不通了，却说：

“得，现在我们没有了电话可就有困难了。”

（契诃夫著、汝龙译《在峡谷里》，见《契诃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756页）

◀评析▶小处着墨，大处着眼。本该常用的电话却蛛丝密布、虫豸横行；区长甚至缺乏起码的文体常识，迹近可笑。官衙如此，办事作风可以想见，侧写细节勾起读者许多联想，韵味无穷。

趁这家的女主人的悲伤逐渐地由第一级降到第二级的时候，让我们看一看她的家吧！一套备有家具的公寓，租金每周八元钱。虽然不能说绝对的难以形容，实际上，确实与贫民窟也相差无几了。

楼下的甬道里有一个信箱，但是永远不会有信件投进去：还有一个电铃，鬼才能把它按响。那里还贴着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杰姆斯·狄林汉·杨先生”几个字。

（欧·亨利《麦琪的礼物》见《外国短篇小说》<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0月版425页）

◀评析▶用幽默的语言，通过典型细节的描述，交待了主人公的家境。

运 用 修 辞 手 法

飞望见曹操后军阵脚移动，乃挺矛又喝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声未绝，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66页）

◀评析▶张飞横矛立马长坂桥，大喝一声后，借助于夏的惊倒于马下的细节，来表现张飞的威猛，并通过张飞的一个喝令，来显示他急于交手、急于取胜的情绪。

张飞睁圆双眼……厉声大喝曰：“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366页）

◀评析▶“倒撞于马下”一个细节，把张飞的的这一声大喊的威力夸张到了极点，有力地渲染和烘托了张飞的勇猛异常。

（关公）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操教酺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倒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

掷于地下。——其酒尚温。（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五回，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44——45页）

◀评析▶作者予先已极力描写了华雄的猛勇，一出场就连斩了四员大将，这里写关羽出战，也不具体描写其交战经过，只用“其酒尚温”表示时间的短暂，这样的细节，是突出的夸张和烘托，表现了关羽的超人的武艺。

这个杨元礼，便真正是神清气清第一品的人物。更兼他文才天纵，学问夙成，开着古书薄页，一只手不住地翻，吸力豁刺，不够喝一杯茶的时候，便看完一部。人只道他查点篇数，那晓得经他一展，逐行逐句，都稀烂地熟在肚子里头。一遇作文时节，铺着纸，研着墨，蘸着笔尖，飏飏声，簌簌声，直挥到底，好象猛雨般洒满一纸。句句是锦绣文章。（冯梦龙《张淑儿巧智脱杨生》见《醒世恒言》第二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67页）

◀评析▶作者通过叙述，体现了杨元礼的文才。并给故事的下端埋下了伏笔，象声词的运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又起到了烘托下文气氛的作用。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鲁迅《呐喊·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8页）

◀评析▶这一细节是作者用来描写一群麻木的、不觉悟的人们在冷漠地看到刽子手杀害革命者的情景的。形象、生动，简直如雕塑一般浮现于读者眼前。同胞遭屠杀，火种被扑灭，人们却象看与已毫无相干的什么热闹似的。作者那种强烈的愤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炽热情怀，用这一细

节，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年龄是残酷的。汪先生的手和我们自己底有很大的差异。他的苍白、枯瘦、紫色的脉管巴在手背上，象地图上的三大河流：珠江、扬子、黄河。（黄钢《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引自《散文选》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626页）

◀评析▶作者仅用了寥寥数字，对汪精卫的手进行了逼真的描绘，尤其是对汪氏手的形象比喻，深刻地寓意了汪精卫的这只手就象三条大河一样，吞没了无数的人民生命财产，流淌着共产党人的鲜血。同时，又寓意着汪精卫的“巨手”，还正干着出卖中华民族利益，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勾当。

严志和说着，朱老忠心里那股火气，就象火球一样在胸膛里乱滚。他攥紧拳头，伸在背后捶着腰问：“谁是冯老兰？”

严志和说：“就是冯兰池呀！他儿孙们大了，长了胡子，村乡里好事的人们抱他的粗腿，给他送了个大号，叫冯老兰。”

这时，朱老忠心里那个火球，一下子窜上天灵盖，脸上腾地红起来。闪开怀襟，把茶碗在桌子上一墩。伸开手拍了拍头顶，又倒背了手儿，在地上走来走去。停住脚看看窗外，闭住嘴呆了老半天，才盘脚坐上炕沿，问：“他还是那么霸道？”（梁斌《红旗谱》第一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

◀评析▶这是小说开篇，朱老忠从关外回来，在车站巧

遇严志和，听到冯老兰还是那样横行时的表情细节描写。火气“象火球一样在胸膛里乱滚”然后“窜上天灵盖”，“腾的”“一顿”“走来走去”“闭住嘴呆了老半天”，精彩传神的文字，勾画出了朱老忠心里时刻要爆发出难忍的仇恨，但又努力镇静要自己去研究敌人，对付敌人的感情。

……走着走着，刘局长忽然说：“这个电影（指《安娜·卡列尼娜》）是在挑拨夫妻关系。”接着就爆发了一阵大笑，这次大笑比任何一次大笑都更为雄壮，笑声在夜的大街上传扬开去，昏黄的路灯都震惊得一眨眼一眨眼的，走在前面的人惊奇的回头看了看，走在后面的人好奇的加快了脚步，十字街口在民警警惕的迅速转了一个身。（南丁《科长》见《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5月版257页）

◀评析▶笑声能够反映人的性格。刘局长对《安娜·卡列尼娜》所发的震荡静夜的使路灯眨眼、行人惊奇、民警回身的耻笑声，正表现了他的庸俗和放肆。

“不能允许你这样对待老百姓！你根本不象个区长！”方冠芳突然暴发了，声音高的出奇，连桌子上的灯亮亮儿都随着她的声音晃动起来。（何又化《沉默》见《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5月版251页）

◀评析▶如果只说方冠芳的声音很高，便显得语言有些干瘪。加上后面一句略带夸张的补述，便起到了强烈渲染的艺术效果。

他远远地望见了他们在太阳下面显出耀眼的服装，他就突然找着了一阵罕见的轻捷态度，一个怪物躲入洞里的轻捷

态度，先把身子从那两枝木拐上面滑下来，再让它如同一件衣衫似地落在地下，接着就缩成了一团，变成了一团，变成了很小很小的，看不见的，象一只伏在巢穴里的兔子一般，使自己的棕色破衣衫和泥土的颜色混成一片。（莫泊桑著李青崖译《乞丐》见《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0页）

◀评析▶结合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写出乞丐卑微怯懦的性格特征，形象鲜明突出。

一个荣誉军都尉章的玫瑰色勋表，体积是大的，颜色是艳的，对于这个佩用的人象是千百倍嫌其过于大，正象一粒燃透红的煤在他那个被大脑袋压着的窄小胸脯上面发光，这脑袋是大得可观的，以至于整个的人简直如同蘑菇一样，发展的部分就仅仅在于一个园球形屋顶样的头（莫泊桑著、李青崖译《遗产》见《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90页）

◀评析▶连用比喻、夸张，以细节反映人物的身分、外貌。作者褒贬之意明晰可见。

阿克辛尼雅生着天真的灰色眼睛，难得眨巴一下：脸上老是带着天真的笑容。那对一眨也不眨的眼睛、长脖子上的小脑袋、苗条的身材，都有点驼的样子。她配上周身的绿色，配上她那黄色的前胸，唇边露出微笑，看上去活象春天从嫩嫩的黑麦田中探出头来瞧着行人的一条蛇。（契诃夫著、汝龙译《在峡谷里》，《契诃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767页）

◀评析▶以饱蘸作者强烈感情的笔触，通过人物神情衣着反映其性格、心灵。配合运用比喻手法，更显得力透纸背。

书记的老婆是一个斜眼的瘦女人，把她所有的孩子都带来了，她象一只鹰似地斜着眼瞄准菜碟，凡是她的手够得到的都被她一起抢光，放进她自己的或者孩子的衣袋里去了。

（契诃夫著、汝龙译《在峡谷里》，见《契诃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766页）

◀评析▶作家用饱含感情的笔触，鞭辟入里地显露出书记老婆的庸俗卑劣，对她批判鞭挞之意满而不溢，恰如出自高手的漫画，夸张而不走样。

“……恰恰相反，我们换得开！”

我把那张钞票交给他，说道：

“啊，那好极了；我向你道歉。”

他微笑着接了过去，那种笑容是遍布满脸的，里面还有折纹，还有皱纹，还有螺旋纹，就象你往池塘里抛了一块砖的地方那个样子；然后当他向那张钞票膘了一眼的时候，这个笑容马上牢牢地凝结起来了，变得毫无光彩，恰象你所看到的维苏威火山边上那些小块平地上凝固起来的波状的，满是蛆虫似的一片一片的熔岩一般。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谁的笑容陷入这样的窘况，而且继续不变。那个角色拿着钞票站在那儿，老是那副神气。（马克·吐温《一百万英镑的钞票》见《外国短篇小说》<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0月版376页）

◀评析▶比喻可以表现难描之状。马克·吐温正是借用比喻这种修辞的手法形象地刻画服装店的掌柜在“百万英镑”面前的窘状。

米莱狄脸色象尸首一样苍白了，她想叫唤，不过她的舌

头已经僵硬了，只能发出一阵嘎哑的响声，那一点不象是人类的语言而象是野兽的残喘；她头发散乱，身子紧靠着晦暗的壁衣，仿佛是一个恐怖的骇人的影象。”（大仲马著、李青崖译《三个火枪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10月版第586页）

◀评析▶在死的威胁面前，这个充当红衣主教的间谍和帮凶的女人完全失去了贵夫人的尊容，暴露出了怯懦和内虚的本质。尸首样的脸色，野兽似的残喘，逼真而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情态。

她手里一拿到钱，她的绯红的脸就变得严肃了，红嘴唇抿的紧紧的，眼睛里现出油亮的、尖利的目光。她在清点五颜六色肮脏钞票的时候，她那胖手指头就很小心地摸着它们，倒好象深怕它们会跟苍蝇那样从手底下飞掉似的。

（高尔基著汝龙译《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见《高尔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月版第119页）

◀评析▶钱，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万能的神。用手指小心摸钱的举动，作者用比喻巧妙地道破了拜金教徒的丑恶心理，作者的鄙弃嫌恶之情流于字里行间。

一回到家里，华尔华拉就扑到他的身上，她那追根问底的形势简直狂热到沸腾和愤怒了，她常象翻一本新书一样，翻检着萨姆金，很想在这本书上找到一页最有趣的、最最惊心的东西，……（高尔基著金人译《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27页）

◀评析▶作者用了一个比喻，形象地反映了华尔华拉“扑”上去“追根问底”的急切心情。

运用对比描写

范进方才说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拱进后堂，摆上酒来。席上燕窝、鸡、鸭，此外就是广东出的柔鱼、苦瓜，也做两碗。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箸来，范进又不肯举。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机，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版47页）

◀评析▶通过范进居丧期间打秋风的细节描写，通过知县把银镶杯箸换成象牙箸磁杯、又换成竹箸和范进吃虾元子的几个行动描写，最后对比，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范进的迂腐、虚伪，暴露了他这个尽礼尽孝的伪君子的真面目。

自此以后，王氏的病，渐渐重将起来……生儿子的妾在旁侍奉汤药，极其殷勤；看他病势不好，夜晚时，抱了孩子在床脚头坐着哭泣，哭了几回。那一夜道：“我而今只求菩萨把我带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罢。”王氏道：“你又痴了，各人的寿数，那个是替得的？”赵氏道：“不是这样说。我

死了值得什么，大娘若有些长短，他爷少不得又娶个大娘。他爷四十多岁，只得这点骨血，再娶个大娘来，各养的各疼。自古说：‘晚娘的拳头，云里的日头’。这孩子料想不能长大，我也是个死数，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还保得这孩子一命。”王氏听了也不答应。赵氏含着眼泪，日逐煨药煨粥，寸步不离。一晚，赵氏出去了一会，不见进来。王氏问丫环道：“赵家的那去了？”丫环道：“新娘每夜摆个香桌在天井里哭求天地，他仍要替奶奶，保佑奶奶就好。今夜看见奶奶病重，所以早些出去拜求。”王氏听了，似信不信。次日晚间，赵氏又哭着讲这些话。王氏道：“何不向你爷说，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55页）

◀评析▶严监生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生病期间侍奉汤药极其殷勤，甚至宁愿替死。但一听赵氏说要向爷说明把她扶正，她就“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一个“忙”字，就把赵氏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使她“情伪毕露”。

巡捕见问，立刻趋前一步，说了声“回大帅的话：有客来拜。”话言未了，只见拍的一声响，那巡捕脸上早被大帅打了一个耳刮子。接着听制台骂道：“混帐王八蛋！我当初怎么吩咐的！凡是我吃着饭，无论什么客来，不准上回来。你没有耳朵，没有听见！”说着，举起腿来又是一脚。那巡捕挨了这顿打骂，索兴泼出胆子来，说道：“因为这个客是要紧的，与别的客不同。”制台道：“他要紧，我不要紧！你说他与别的客不同，随你是谁，总不能盖过我！”巡捕道：“回大帅：来的不是别人，是洋人。”那制台一听“洋

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后首想了一想，蓦地起来，拍挞一声响，举起手来又打了巡捕一个耳刮子，接着骂道：“混帐忘八蛋！我当是谁！原来是洋人！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早回，叫他在外头等了这半天？”巡捕道：“原本赶着上来回的，因见大帅吃饭，所以在廊下等了一回。”制台听完，举起腿来又是一脚，说道：“别的客不准回，洋人来，是有外国公事的，怎么好叫他在外头老等？糊涂混帐！还不快请进来！”（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6月版919页）

◀评析▶文制台在下人面前是豺狼，凶狠残暴，在洋人面前是绵羊，卑躬屈膝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那老板问他端详：“您生病吗，伽辣汪先生？”他回答道：“没有，好朋友；但是我母亲刚才死了。”那一个却说了个不注意的“唉！”厅子后部有一个客人喊着，“来一大杯黄啤酒！”他立刻用一道怕人的声音答应，“在这里，好！……就来了，”于是就跑过去伺候，丢下了发呆的伽辣汪。（莫泊桑著、李青崖译《在家里》，见《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01页）

◀评析▶结合对比，简笔写出老板的庸俗势利和世态炎凉，揭示人物性格和社会关系，诚乃一箭双雕。

两个父亲象斗鸡的人似的怂恿孩子们彼此较量；他们已经喝得半醉，并肩站着；这一个肥大、笨拙，象是一口袋燕麦，眉毛下面的两道又红又窄的细缝里流出一汪汪醺醉的、喜悦的眼泪；那一个全身紧张，仿佛预备跳起来似的，抡着长胳膊，不时摸一摸自己的屁股，他的眼神差不多跟疯了一样。

彼得看见父亲脸上的胡子在两边颧骨上动，就暗想：

“他在咬牙。……他马上就要打人了。……”（高尔基著 汝龙译《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见《高尔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月版31页）

◀评析▶作者运用了喜和怒，轻松和紧张的对比，取得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尤其是“眉毛下面的两道又红又窄的细缝里流出一汪汪醺醉的、喜悦的眼泪”，和“胡子在两边颧骨上动”，这两个细节，似画龙点睛，真切而形象地刻划了人物的神态，表现了各自的心理，揭露了资产阶级人与人之间明争暗斗的关系。

巴依柯夫摆动着胡须，笑起来了。柴杜依维特尔也懂得这个暗示，便张开嘴，露出一排结实的牙齿，爆发一阵笑声。亚妮西亚满脸通红，热辣辣的，连眼泪都涌出来了。她抓起军大衣，背过脸去穿在身上，束紧腰带，走出屋子去。大家都觉得很尴尬。……沙里琴微微一笑，慢慢地折拢了报纸。（阿·托尔斯泰著 朱雯译《苦难的历程》第三部第十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10月版第120页）

◀评析▶在不同场合里因为不同原因引起的笑，对于不同感触不同心情的人又能产生不同的效果。作者采用对比描写的方法，写这四人的不同笑，透露出他们各自微妙的内在心理，在不同程度上又反映出他们的性格。象亚妮西亚的笑，是她开朗、豪爽、直率性格的最好表现。

运用简笔勾勒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之！”梁掩其口，曰：“毋妄言矣！族矣！”梁以此奇籍。（司马迁《史记选·项羽本纪》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评析**▶从梁的一句话和一个动作中，可窥出当时政治的可怕；从项羽的一语中，可把握项羽自幼就行事鲁莽、抱负远大而又刚愎自用，比起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也”，虽目的一致，但表达的方式却截然不同。这一细节，预示了项羽后来的性格发展方向及自刎乌江的结局。

正说着，只见一个媳妇来回话：“鲍二媳妇吊死了。”贾琏凤姐儿都吃了一惊。凤姐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罢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549页）。

◀**评析**▶逼死了人先是吃惊，立刻又“收了怯色”，反而喝骂报信的媳妇，轻轻一笔就写出了凤姐的残忍。

当下叫小厮搬出三十锭大元宝来，望桌上一掀。那元宝在桌上乱滚，成老爹的眼就跟这元宝滚。（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版452页）

◀**评析**▶从眼光写到灵魂，爱财之心昭然若揭。

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鲁迅《呐喊·孔乙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3页）

◀评析▶这里，既把孔乙己——这个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潦倒、迂腐和没落的穷读书人，写得入木三分，又把他的那颗热心向读者捧了出来，因而又不得不引起读者对他的一点怜悯。

“就这样么？”她淡淡地看了他一眼，那神情是不想再寻根究底，就这样不求甚解已经可以过去了。突然间她想起了什么，嫌厌的表情浮上憔悴的脸，起身到衣橱前，使气地把橱门开了。她要找一件东西，但是在久已懒得整理的乱衣堆里翻了一阵，竟没有找到。（叶圣陶《倪焕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10页）

◀评析▶这是长篇小说《倪焕之》中，倪焕之在镇上向群众进行爱国演讲，热情未减，回家后与妻子佩璋交谈，妻子反应冷漠的一个细节。它用一个反问句（就这样么）、二个动作（起身、开橱门）等，活脱地表现出妻子对社会事业已不再关心，内心世界空虚无聊（不求甚解已经可以过去了）。寥寥数笔，神情毕肖。

“吓！”声音很严厉，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这是中央银行的，你们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叶圣陶

《多收了三五斗》见叶圣陶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45年12月版171页)

◀评析▶仅用一个左手食指强硬地指着的动作，就把仗势吓人的丑态跃然纸上。

另一位先生听得厌烦，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掷到街心，睁大了眼睛说：“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祟好了。……”

(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见《短篇小说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239页)

◀评析▶一个掷香烟屁股的动作，就把这位“先生”的流氓特征，暴露无余。

蒋华的头用劲一旋，面朝着墙，两肩耸起，挺挺地站着；这是“吃官司”的老资格的态度。(叶圣陶《倪焕之》第八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1月版第69页)

◀评析▶寥寥几笔，使一个倔强的、态度毫不在乎的形象凸现了出来。

有一次，他与他的夫人吃饭，吃着吃着，他忽然颜色一变，将饭碗哗刺一声摔到地板上，这把他的夫人魂几乎都吓飞了。当时他的夫人只当他陡然得着疯病，或者中了魔，等了半晌，才敢向他问一声，“你怎么着了？”他气狠狠的答道，“我想起C.P.真可恶！”(蒋光赤《短裤党》，见《蒋光赤选集》第二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版第202页)

◀评析▶寥寥几笔，就把政客章奇对共产党，对革命仇视的反动本质毕肖地刻划出来了。

不过，到了最后的那一刹那，总有人在家长的面前大讲

服上头发见了一个忘了的油迹，于是不得不赶忙用一块浸着汽油的破布头儿去擦掉它。（莫泊桑《我的茹尔叔》

李青崖译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第338页）

◀评析▶作者在细致地描绘“我”的父母假日外出时的衣着神态后，用了这样一个颇为滑稽的细节，鲜明深刻地勾勒了他们既穷酸又爱体面的思想特征。

一只母猪横在堆粪肥边打盹，肚子庞大，乳房滚圆，它那一群小豚摇着它们那些卷得象绳子样的尾巴，一面绕着它的四周来来去去。（莫泊桑《洗礼》 李青崖译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第412页）

◀评析▶寥寥数语，使浓厚的农村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作者用幽默的笔调渲染出一种欢乐的气氛，为整个小说的情调奠定了基础。

这当儿庭长在左边的法官小声说话，没有听见玛丝洛娃说了些什么，然而为了表示他全听见了，就把她最后的一句话学着说了一遍。（列夫·托尔斯泰《复活》 汝龙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第54页）

◀评析▶一个正在进行审判的庭长在被告陈述时却心不在焉，和别的法官谈论与题无关的东西，明明是根本没听见犯人说的话，却一本正经地重复玛丝洛娃最后一句话，用这种笨拙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显示自己尽职。这个细节把庭长的昏庸、假正经揭露的淋漓尽致，使人联想到在他手中即使无罪也会被他糊里糊涂的判为有罪。从而为玛丝洛娃最后被判苦役这一情节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运用侧面描写

只见小丫头们一齐乱跑，说：“奶奶下来了”。平儿和周瑞家的忙起身说：“老老只管坐着，等是时候儿，我们来请你”。说着迎出去了。

刘老老只屏声侧耳默候，只听远远有人笑声，约有一二十个妇女，衣裙窸窣，渐入堂屋，往那边屋内去了。又见三两个妇人，都捧着大红油漆盒，进这边来等候。听得那边说声“摆饭”，渐渐的人才散出去，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个人。半日鸦雀不闻。忽见两个人抬了一张炕桌来，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摆列，仍是满满的鱼肉，不过略动了几样。板儿一见就吵着要肉吃，刘老老打了他一巴掌。（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74页）

▲评析▲《红楼梦》里写吃饭的地方很多，这里却写得别开生面。它不从正面去写，却通过“小丫头们一齐乱跑”，“三两个妇人，都捧着大红油漆盒，进这边来等候”，众人散去，“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个人”，“半日鸦雀不闻”，“两个人抬了一张炕桌来”，“满满的鱼肉只不过略动了几样”等细节，十分出色地写出了贾府的主子们富足侈糜，饕甘饕肥的腐朽生活。而刘老老不得不给吵着要肉吃的板儿一个巴掌，更是衬托了穷富不均，苦乐悬殊，从而使这样的细节富有深刻的意义。

到了第四天，一会儿到大门上去看看，没有人来，再一

会儿又到大门口看看，还没有人来！腿已跑酸啦，眼也望穿啦。到得三点多钟，只见大南边老远的一肩山轿来了，其实还隔着五六里地呢，不知道我眼怎么那么尖，一见就认准了一点也不错，这一欢喜可就不要说了！（刘鹗《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0月版230页）

◆**评析**◆没有正面叙述，仅用经常到门口观望直到“腿已跑酸了”和离五六里地就认出一肩小山轿的细节，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一个初恋女子望情人到来的急切心情。

（申徒泰）今番见了这出色的人物，料想是他了，不觉三魂飘荡，七魄飞扬，一对眼睛光射定在这女子身上。……不提防葛令公有话问他，叫道：“厅头，这工程几时可完？呀，申徒泰，申徒泰！问你工程几时可完！”连连唤了几声，全不答应。（冯梦龙《古今小说·葛令公生遗弄珠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4月版106页）

◆**评析**◆一个眼光射定，一个全不答应，写出了申徒泰对弄珠儿全神贯注，已达到忘掉一切的程度，同时也从侧面烘托出弄珠儿惊人的美貌。

谁想二人走到，竟使满堂书吏与皂快人等都不避官法，一齐挨挤拢来，个个伸头，人人着眼，竟像九天之上掉下个异宝来的一般。至于堂上之官，一发神摇目定，竟不知二位神女从何处飞来。（李渔《十二楼·夺锦楼》转引自河北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第十册221页）

◆**评析**◆通过书吏皂快及“堂上之官”刑尊见到二位姑娘时不能自控的情态，有力地烘托了两女子的惊人美貌，比之正面描写更能抓住读者。

老鼠在走廊上跑。并且房里也有老鼠了。它似乎跑到他的床脚就停住了。它在做什么？它在咬他的皮鞋吗？他那双穿了五个多月的皮鞋已经遭过两次难，鞋口被咬成象一只破碗的缺口似的。它再来光顾一次，他就无法穿它们上街了。每天晚上他临睡时，总得把皮鞋放到床下一口旧皮箱上面。今天他忘了做这件事，现在他不能静静地躺着不管。他连忙抬起身子伸手去拿皮鞋。老鼠一溜烟跑掉了。他不知道皮鞋究竟被咬着没有，但是他仍旧小心地把它们放在皮箱上。（巴金《寒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新2版第63—64页）

完

▲评析▶这段老鼠咬皮鞋的细节从侧面反映了汪文宣的寒酸。在旧社会，这类小职员大都生活穷困，手头拮据，所以，主人公对这双唯一的而出门又必须穿的皮鞋当然很珍惜。他那种小心翼翼，生怕皮鞋被老鼠咬坏的心情，在这段描写中表现得很充分。

他们讲话的时候，李克明站在那里只顾呆看，水壶塞已经拔开了。里面的水流了出来，正好流在坐着的王二狗身上。王二狗起初很生气，但也没有吭声，灵机一动，忙仰起头张大嘴，水正好流在他嘴里，刘小亮一看，连忙也凑过来，两个人便一递一口喝了起来。等孔淑贞走过去以后，李克明忽听得人们“叽叽咕咕”乱笑，低头一看，才发觉把水都洒完了。（马烽《我们村里年青人》，《中国电影剧本选集》第五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第52页）

▲评析▶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它运用侧面烘托的方法，避开大段冗长的文字描写，真实准确地表现了李克明对孔淑贞深深的爱慕，既简洁又生动。同时，关于喝水的描

写，也点出了山区水源的缺乏。

啊呀！多少人在这里帮忙！多少人在这里看热闹！新创过的白晃晃的木料支起的房架子上，帮忙架梁的人，一个两个地正在从梯子上下地，木匠们还在新架的梁上用斧头这里捣捣，那里捣捣，把接缝的地方弄得更合窍些。中梁上挂着太极图，东西梁上挂满了郭世富的亲戚们送来的红绸子。中梁两边的梁柱上，贴着红腾腾的对联，写道：“上梁恰逢紫微星，立柱正值黄道日”，横楣是：“太公在此”。这太极图、红绸子和红对联，贴挂在新木料房架上，是多么惹眼，多么堂皇啊！（柳青《创业史》第一部上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40页）

◀评析▶有道说：一叶知秋。透过这个细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一心一意望富裕起来的富裕中农栩栩如生的形象，虽然细节里并没有精心刻画其本人的文字。“多少人在这里帮忙”，又有“多少人在这里看热闹”，表明郭家的出众、与人不同；“红腾腾的”“惹眼”“堂皇”的对联、中梁上挂着的太极图，则表明郭世富发家的意愿。这样，不言而喻，郭世富的形象就立在了我们的面前。

柳一清穿过满满挂着鲜红桔子的桔树林，走向她十分熟悉的座落在农场角落里的那间小木屋。在半路上她看到了童云。这样早，他已经起来，在一心一意地侍弄他的蜂箱了。柳一清一直到他的面前站住了，他还没有发现。童云正在抽出一块一块的蜂巢来仔细观察，用小扫帚轻轻扫着蜜蜂，蜜蜂嗡嗡地飞起来，在他的手上爬着，上下左右飞动，并不螫它们熟悉的主人。但是对于新来的站在旁边的客人却

不能容忍，飞来缠绕，柳一清不得不躲开，叫起来：“哎呀！”

童云听到人声，抬头看是柳一清，连忙站起来，说：“哦，是小柳来了。”（马识途《清江壮歌》第一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36—37页）

◀评析▶作者以精细的笔法，细致地描写了对养蜂处于醉心状态的童云的动作，从侧面点出他是一个只顾埋头养蜂，警惕性不高的地下工作者，为后面他由一个“业余革命家”变为坚强的革命者的发展过程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老婆婆正在絮絮叨叨地往下说，旁边一个四岁的小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一乍惊醒，哇一声哭了起来。瘦弱的母亲赶快把半枯皱的奶头塞给孩子，但孩子睁开眼睛看见了生人，哭得更凶。母亲一边轻拍着孩的臀部，一边柔声地哄着说：

“乖乖别哭，别哭。你看，闯王来啦，打富济贫的闯王来啦，穷人的恩人来啦。”

但孩子们并不懂母亲的话，依然大哭不止。母亲无可奈何，吓唬他说：

“你还哭！瞧，官军来啦，快别做声！”

小孩子恐惧地睁眼望一下，赶快把脸孔深深埋在母亲怀里，不敢再哭。闯王咯咯地大笑起来。周围的人们也都笑了。（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76年12月版82—83页）

◀评析▶这是一个典型的细节。官军烧杀抢掠，残害百姓，逼得人民背井离乡。对于这些，作者并没有正面去写，却写了这个不懂事的四岁小孩大哭不止，听了“官军来了”的哄骗，“恐惧地望一下”“不敢再哭”，足见老百姓对官军害怕和痛恨的程度，也自然而然地激起了读者对官军的仇

恨。所写的仅仅是一件小事，但所包蕴的思想内容却是作者多少语言也表达不清的。这个细节的描写，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几个妇女挑了几粒稍稍熟一点的红杨梅吃了，见再也难找到红杨梅，就赶忙抓枇杷吃去了。到头只剩下老八婶娘的儿媳妇一个人独占那一筛子酸杨梅了。她吃得真是认真，杨梅子也不吐出来。月婆叶香见着她那副吃杨梅的认真样子，心里豁然亮了一下，……（谢璞《无边的眷恋·五月之夜》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0月版第8页）

◀评析▶吃杨梅这一细节，准确地抓住了怀孕妇女的特征，侧面反映了女队长细心的工作态度。

他（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的一半薪水都用在买书上，他的住处一共有六个房间，其中倒有三个房间堆满了书籍和旧杂志。他最爱看的是历史书和哲学书，医学方面，他却只订了一本杂志《医生》，而且他总是从最后一页看起。

（契诃夫著汝龙译《第六病室》，见《契诃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19页）

◀评析▶看似闲言，却从侧面点出安德烈·叶菲梅奇沉静孤独的淡泊心情和不求甚解的治学态度，为后文他之成为“精神病人”预作铺垫，惟其侧写，更显得自然婉曲。

“是啊，我很久没洗过澡了”，他一面脱衣服一面说，“你们看，我的浴堂挺好，这还是我父亲盖起来的，可是不知怎么，我总是没工夫洗澡。”

他在台阶上坐下，用肥皂洗他的长头发和脖子，他四周

的水就变成棕色了。

.....

“我很久没洗过澡了……”阿列兴难为情地重说一遍，又用肥皂洗起来，他身旁的水就成深蓝色，跟墨水一样了。

（契诃夫著、汝龙译《醋栗》，见《契诃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页）

◀**评析**▶通过洗澡水颜色的逐次变化，侧写地主阿列兴身体之脏，又与此前关于阿列兴的形象描写相应，点明他做农活的辛苦忙碌，避免了直写的呆板显露，既形象生动又委婉有致。

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芙娜站在衣橱的镜子前面，正在缚着紧身裙的带子。她对达莎心不在焉地微微一笑，跟着一双紧紧的拖鞋，不停地在地毯上扭来扭去，一忽儿往前走，一忽儿向后退。她身上穿的是轻盈的衬衣，浑身钉着丝带和花边；她那娇美的手臂和肩膀，都敷着粉，头发梳在头顶上，挽成一个漂亮的髻。在她近旁一张低矮的桌子上，放着一杯热水；到处都是修指甲的剪刀、小锉刀、唇膏和粉扑。（阿·托尔斯泰著朱雯译《苦难的历程》第一部第八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0月版第77页）

◀**评析**▶作者着实描写她的穿着、摆设，从侧面反映了俄罗斯上流社会资产阶级生活内容空洞，只在无聊的消遣中度过。这种腐化的生活，也只能使她感到精神上日益空虚。

谈 细 节 描 写

细节是情节的基本构成单位，是文学作品中那些属于细枝末节方面的描写。没有细节，没有具体描写，就没有艺术形象。

细节的分类有很多方式，一般可分为肖像细节、行动细节、语言细节、心理细节、场面细节、景物细节等，也可以就其作用，把它分为典型细节和非典型细节两种。那些能够突出作品主题、烘托时代气氛、影响情节发展和刻画人物性格的细节，称为典型细节。这一类型的细节，其自身就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它反映了生活本质的某些方面，是某种人物思想性格特征的典型表现。除此之外的细节，能够给生活实感与情趣，我们不妨称其为非典型细节。不管是典型细节或是非典型细节，都要扎根在生活真实的土壤里。

典型细节是读者探索作品主题的“引路人”，它规定、影响着人们在欣赏中进行艺术再创造的方向。看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不会忘记范进这个人物。他求了一辈子功名，直到五十四岁那年，中举却又喜疯了。他看榜之后，随即“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透过这样的细节，人们不难看出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因此，这对于揭露“儒林群丑图”、表达作品反科举的主题思想，无疑起了突出、

深化的作用。

那些凝聚着社会风风雨雨的典型细节，对于烘托时代气氛、渲染环境氛围、交待人物活动的场景，往往具有独到的艺术功力。

鲁迅在小说《药》里，通过对兵服的细节描写告诉了读者：故事发生的时代是清末。何以见得？你看：“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镶边。”这样，既巧妙又具体地交待了社会环境的横断面。在《头发的故事》里，鲁迅又借N先生之口，说：“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掀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是烘托时代气氛的力作。警察挨门催逼，才“懒洋洋”的踱出来挂旗，足见人们对“双十节”的态度；并且，所谓旗子，也只不过是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而已。

同时，这一类细节还可以用在表现人物性格的变化上，来显示时代对人物的烙印。小说《故乡》里闰土的变化，作者是从多方面来表现的，其中包括他对“我”的称呼上——由童年时代的“迅哥儿”到成年后的“老爷”；还包括他童年时代跟“我”到海边拣贝壳到成年后从“我”家里“拣”走了“一副香炉和烛台”。前者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度对人民的毒害，后者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对人民的精神奴役。

有些作品，情节比较惊险、曲折，故事性很强，因而，典型细节还可以成为情节杠杆上的支点，使情节跌宕生姿。这种直接影响情节发展的细节，大概有悬念式、跳板式和完成式三种类型。

悬念式细节常常出现在中心情节或小情节的开端，能撩

起欣赏者阅读的兴趣，预示或摧促情节的发展。

小说《牛虻》第一卷的第二章，写亚瑟跟神父蒙太尼里在阳光灿烂的牧场上散步，谈论着一个钟头之前神父逗小女孩玩耍的事。亚瑟夸赞他会跟孩子玩，“那孩子的眼睛一直是不离开你的，你知道吗，我想……”，神父这时“唔”了一声。接着，亚瑟就说了他想说的话：教会不允许教士结婚是一件可憾的事，一个人所从事的事业越是崇高，生活越是纯洁，就越适宜于做一个父亲。紧接着他又说：

“我敢断定，神父，假如你不曾宣过誓——假如你已经结过婚，你的孩子一定是很……”

“嘘！”

这轻轻的一声是突然迸发出来的，以致那接着而来的一阵静默似乎格外深彻。

从神父的一“唔”一“嘘”中，不得不使读者思忖：亚瑟是个有头脑、爱思索的人，面对他的富有意义的谈话，神父为何不想听下去，甚至有点“难为情”，最后的一“嘘”还是突然迸发出来的，而且接着就是深彻的静默，这里面罩着的是什么样的迷雾？这一悬念，直到卷末才解除，原来亚瑟是他的私生子，亚瑟的话，自然刺痛了这位伪君子的心。

跳板式细节，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它在情节中既是前部分的终点，又是后部分的起点。

关汉卿的名剧《救风尘》第四折，围绕的中心是“休书”问题，这也是全剧的高潮。妓女赵盼儿的同伴宋引章，屡受“丈夫”周舍的虐待、毒打，乐于助人而又机智聪明的赵盼儿，利用了周舍喜新厌旧的秉性佯嫁于周，因而诱使周

舍写了休书。待他发现上当后，便对手持休书的宋引章说他只印上四个指头，不是五个，所以无效。宋刚展开想看个究竟，突然被周抢去“咬碎”。休书的命运即宋引章的命运，这虽然也是个悬念，但是“咬碎”休书既是周舍“写休书”的最后结果的交待——又到了周舍之手，也是赵盼儿说“咬碎的是假休书”的始因。因而，“咬碎”休书的细节，尤如一波谷到另一波谷之间的波峰，起了传递波浪的作用。

完成式细节，是它所在情节的归宿，如雕刻家的最后一刀，油画家涂上的最后一抹油彩。

《三国演义》中，写司马懿见了孔明的木偶象，误认为真。于是丧魂落魄地奔了五十余里，还摸着头说：“我有头否？”诸葛亮死后还吓得司马懿一大跳，这虽然更加丰富了诸葛亮形象，同时也是他俩多年激烈争战的结论性一笔。

文学是人学，典型细节的功能，还在于它是显示人物性格的荧光屏。细节描写如果与人物性格环环相扣，艺术典型就能给人以立体感。

有的细节，在情节开始时起了给人物性格定下基调的作用，尽管这个人物的性格后来可能有所发展，甚至有大的转变，但都与这一基调保持或多或少的联系。

曹操是《三国演义》中狡猾多疑、善耍权术的好雄典型。罗贯中在介绍他出场时，安插了他年少时的一个细节：他游荡无度，叔父上告其父曹嵩。他忽生一计，见叔来时，佯装中风滚倒于地。叔父急告曹嵩，待其父来到一看，他又安然无恙，说自己从未有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所以叔父之言不可信也。后来曹嵩果真不再相信叔父之言，曹操便更得以放荡。后来，曹操的性格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真有点“从小看大，三岁知老”的味道。

有的细节，既对在此之前的人物性格发展作了小结，又开辟了之后人物性格发展的道路，是人物性格发展史上的转折点。

鲁迅的小说《离婚》里有这样一段描写：爱姑正在向七大人倾诉她丈夫如何虐待她，请求七大人批准她的离婚要求时，这位封建势力的代表开始裁判了：

“来~~~~~兮！”七大人说。

爱姑听到这怪叫声，“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觉得局面都变了，自己也无望了，而且知道了“这实在是自己错”。一个喷嚏便决定了命运，足见封建势力的强大，致使爱姑再也不敢提出离婚了。喷嚏前后，判若两人。

有的细节，用于对人物性格的“盖棺定论”之际，是艺术形象的最后一张“鉴定表”。

吴敬梓笔下的老地主严监生，临死时，他伸出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最后一口气。当几个人都没有猜中这个奥秘时，“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面对如此细节，任何评析都将冲淡它原有的浓度，无论把它移植到何处，读者也会一目了然：这是用来刻画爱财胜命者的。不过，把它置于一生吝啬成癖的严监生行将就木的当口，真个是“好钢用在刀刃上”，锋芒毕露，精当有力。

由于人物性格往往不是单一的，因而细节的选用也不能简单化、单一化。

在文学艺术典型的画廊中，性格复杂的典型形象俯拾即是。李逵虽是杀人不眨眼的莽汉，当他听说拦路抢劫的假李

连家有九十岁老母时，便刀下留了情；孙犁的《荷花淀》中游击组长水生要去参军，妻子虽不拖腿，但总还是说出了“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这种酸楚楚的话，都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真实可信，如同生活中的人那样。读者之所以产生这种感觉，是与作家运用了恰当的细节描写分不开的。

二

在文学作品中，并不是所有的细节描写都是直接用来深化主题、烘托时代气氛、影响情节发展和刻画人物性格的。有些细节，它并不揭示什么生活本质，这就是非典型细节。它们之所以被录用，是因为它们能够将作品的思想倾向流露得更为自然，增添生活气息以加深作品的可信程度，给人知识，给人趣味，给人美感享受。没有它，作品就会贫血；有了它，作品就充满着生机。

打开任何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即便是优秀的作品，非典型细节亦比比皆是；艺术典型的塑造，即便是杰出的艺术典型的塑造，也离不了非典型细节。这种细节，至少可分三种类型：生活情趣类、知识趣味类和修辞手段类。

生活情趣类，能体现真实的生活，增加作品的可信程度。

闰土从“我”家拣走“一副香炉和烛台”的同时，还拣走了“两条长桌，四个椅子”。桌椅板凳，日用家具，实在没有多少文章好做，也引不出什么宏旨大义，唯其平凡，更见其真，这才是生活中的人，并非为某种概念硬拉来的“标本”。

祥林嫂的额角撞破一个大窟窿，为了止血，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用“两块红布”包伤，揭示了什么

生活本质？真实地再现了祥林嫂哪方面的性格？如果硬是说它象征着什么，概括了什么，反映了什么，倒是很牵强的了。“两块红布”与祥林嫂的“我真傻，真的”、“眼圈”等细节相比较，是低了一筹的，然而它并没有“给作品思想上艺术上招致失败的后果”，反而增加了作品的生活气息。

知识趣味类，能够给人一定的生活知识，既然是生活知识，其范围就极其广泛。

林黛玉刚进贾府，出现了这么一段描写她饭后吃茶的文字：

当日林家教女以惜福养身，每饭后必过片时方吃茶，不伤脾胃。今黛玉见了这里许多规矩不似家中，也只得随和着些。接了茶，又有人捧过漱盂来，黛玉也漱了口。

这里，虽写出了黛玉是个有教养的女孩子，但是，这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从这里，读者可略知那一时代闺秀豪门的日常生活，并从中学习到一点“惜福养身”之道。同时，曹雪芹在书中留下的“处方”，至今也有研究价值，对我们保养身体，亦不无裨益。当然，文学作品毕竟不是科技专著，如果让这一类细节充斥在作品中，也是不好的。

修辞手段类，有比喻、夸张、重复等多种细节，它们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如使作品诙谐有趣、调节文势等。

《儒林外史》第三十九回，写恶和尚欲吃海月禅林老和尚之脑，老和尚得到卖酒妇的指点，去向岭上一个打弹子的少年求救。老和尚走来，双膝跪在那少年面前：

那少年正要问时，山凹里飞起一阵麻雀。那少年道：“等我打了这个雀儿看。”手起弹子落，把麻雀打死了一个坠下去。

在老和尚急切地盼望着能够得那少年一救的情势下，插入了少年“打麻雀”的细节，起了调节文势的作用，使较紧张的文势得到舒缓。“打麻雀”一旦结束，马上把读者情绪又引到少年与恶和尚的交战上，文势又由舒缓转为紧张。自然，修辞手段类，在典型细节的描写中也并不少见。

在主要典型人物身上，存在着非典型细节的描写，对于一般的艺术形象，这种细节用得就更多了。比如祥林嫂的幼子阿毛，他肚里的五脏被狼吃了之后，“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这“小篮”的道具细节，也没有什么值得引伸生发的，但是我们想到一清早，阿毛就坐在门槛上在剥妈妈盛来的一篮豆，心里就会有说不上来的滋味。谈物思人，睹物思情，情绪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

非典型细节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自然、质朴，越是如此，越需要作家细心地观察生活，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练就精湛的艺术技巧。自自然然而不落俗套，是作家富有才华的表现。

三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也是细节的生命。“细节的真实”，是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最起码的要求，它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细节，无论是典型的还是非典型的，都应以真实为本。一部小说由细节构成情节，由情节构成故事整体，细节要符合事物内在的逻辑，也就是要符合社会生活本身，这应该作为细节真实的标准。一切现实主义文学巨匠，无不遵循这一准绳。巴尔扎克曾说过，小说的故事可以杜撰，可以庄严的说谎，“在这种庄严的谎言里，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话，它就毫无

足取了。”

如果对细节的真实问题不予以高度重视，如果对所写的对象不十分熟悉，如果在写作过程中不反复推敲，即使是第一流的作家，也难免在细节上出现败笔。《儒林外史》第三十八回“郭孝子深山遇虎”的细节描写，就是一例：老虎“把咀合着他脸上来闻。一茎胡子戳在郭孝子鼻孔里去，戳出一个大喷嚏来，那老虎倒吓了一跳”，后来老虎跌落涧沟而死。显然这是凭空杜撰的，因此人们怀疑这一回并非出自吴敬梓之高手。雨果也曾写过“浴着阳光，在大粪堆里跑着”的壁虎，《巴黎圣母院》中还出现过用面包喂燕子……就是今天，这种毛病亦不乏其例：恋爱时男追女跑，牺牲时水怒松倒，科研工作者不知温饱等等。细节的多样性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决定了丰富多彩的细节描写。作家只要不是浮于生活表面，就会选择、炼就完全属于自己的细节，即使是写同类型的人物，不同的作家也会用自己的风格写出不同的细节。

契诃夫写一个商人临死时叫人给他端来一碟蜜，“把他所有的钱钞和彩票就着蜜一古脑儿吃到肚里”谁也不给。写一个马贩子被火车头压断了一条腿，别人把他抬走了，他老求人家找回他的断腿，“原来那条压断的腿所穿的靴子里有二十卢布，他深怕那点钱丢了。”

吴趼人写旗人拍桌子让桌缝里的芝麻震出来，然后做出写字的姿式来吃那芝麻。

巴尔扎克写葛朗台在垂危中见了镀金的十字架时，已经死去几小时眼睛立刻复活了，“他却作作了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十字架抓在手里，这一下最后的努力送了他的命。”

一目了然，这些细节，都维妙维肖地将吝啬鬼的怪吝性

格、守财奴的爱财如命的特点勾画了出来，异曲同工，一样的真实，一样的生动，一样的有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深入生活，静观默察，便可以发现这些独特的互不雷同的细节。周立波因怀疑自己《暴风骤雨》原稿中小王七月间在路边打野鸡，特意下乡调查，才明白夏天野鸡爱进山，冬天才出来觅食，因而把打野鸡改为打兔子。作家在选择细节时的严肃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高尔基说：“我是一个文人。职业使我必须注意一些细微末节，这种‘必须’已经成为习惯。”有成就的作家，都能密切注意周围环境，把各种生活现象细节牢牢把握住，并通过形象思维，去创造与作品整体有机统一的细节，去创造比实际生活细节还要可信的细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与渥伦斯基一见钟情后，发现丈夫卡列宁的那“贴在圆形帽缘上的软绵绵的耳朵”“凸”了起来，这都是作家仔细地观察生活并运用形象思维的结果。

细节描写，尽管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但它毕竟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艺术手段。孤立地考虑个别的细节，为细节而细节，不加选择地繁琐地去描写细节，往往会淹没作品的主题，破坏作品的艺术性。在《金瓶梅》中，尽管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但由于过多地采用了自然主义的手法，如对富商所过的肉欲腐化生活所作的细节描写，充满着低劣的情趣。这类细节描写，尤如凤姐给刘老老头上插的花朵，越多越难看。文学作品总是要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给人以美感的享受，因此，那种不加选择地去描绘生活细节的作法，是现实主义作家所不足取的。

（王从水执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细节描写

SS号=11115644